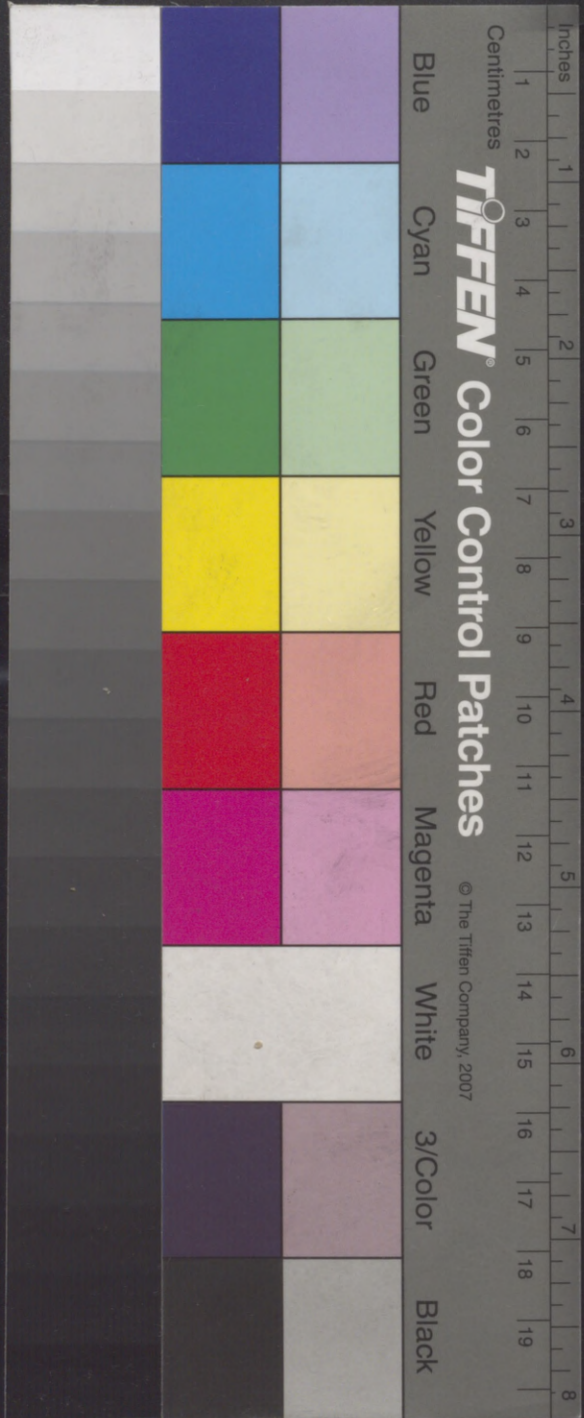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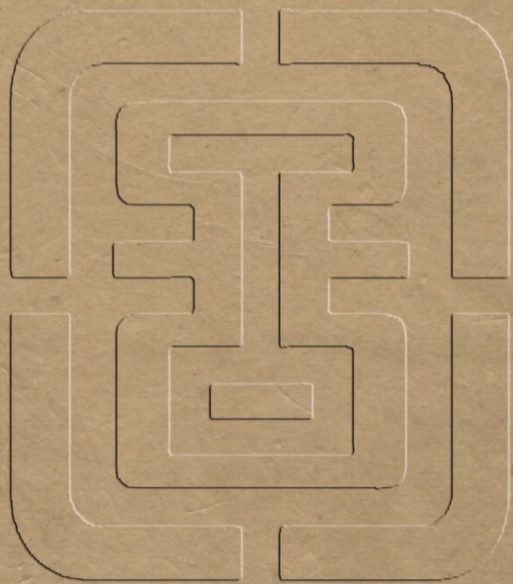




十九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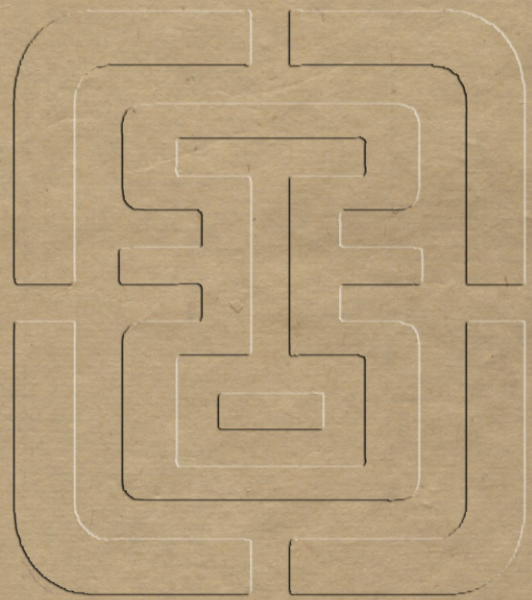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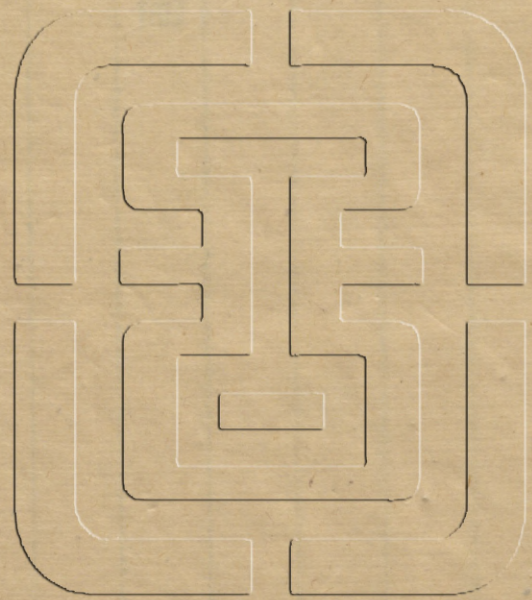
38

39

40

41

42



毛詩稽古編目錄

卷一

國風

周南

卷二

召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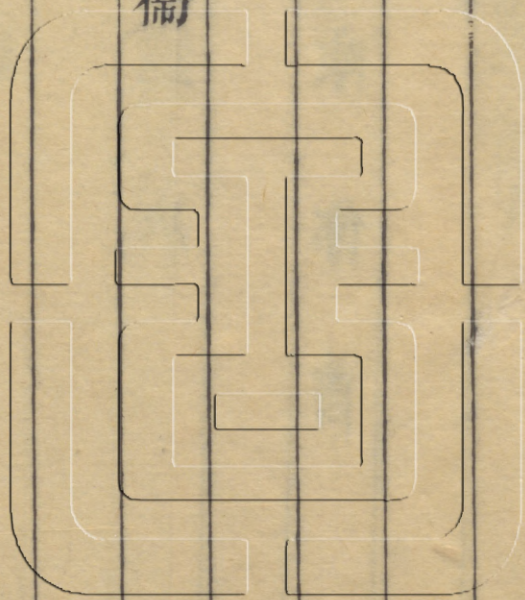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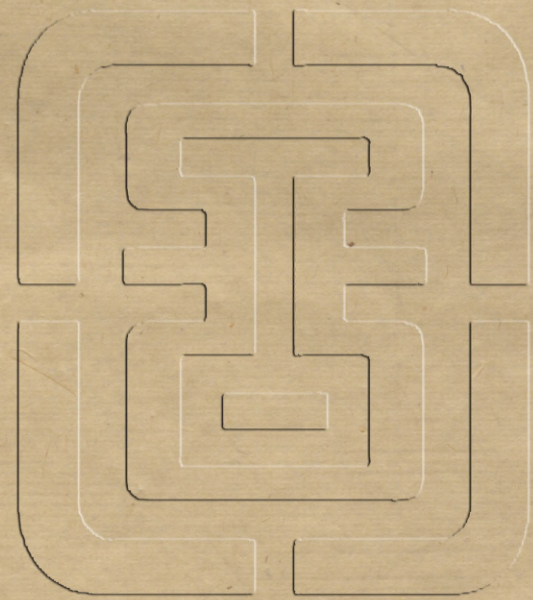
卷三

邶鄘衛

邶

卷四

鄘衛



卷五

王 鄭

卷六

齊 魏 唐

卷七

秦 陳 鄆 曹

卷八

豳

卷九

小雅

鹿鳴之什

卷十

南有嘉魚之什上

卷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下

卷十二

鴻雁之什

卷十三

節南山之什

卷十四

谷風之什

卷十五

甫田之什

卷十六

魚藻之什

卷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卷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十九

生民之什上

卷二十

生民之什中

生民之什下

卷二十一

蕩之什上

卷二十二

蕩之什下

卷二十三

頌

周頌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卷二十四

魯頌駉之什

商頌那之什

卷二十五

總詁

舉要

卷二十六

考異

卷二十七

正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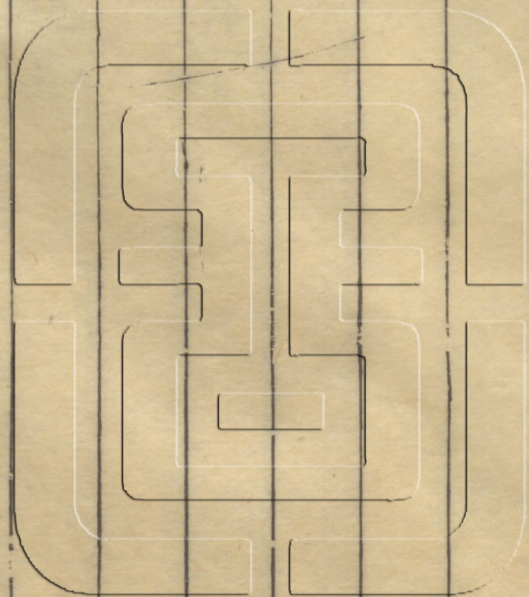
卷二十八

辨物

卷二十九

數典

稽疑



譌如叩俟專  
移沽篤等

有妄減之譌

如韓雪雷  
衛薛戟等

有妄增之譌

如菽  
寂熟栖

烹有分一字為二字而譌者

如瀆審省皆作省俗  
皆作復句舉助皆作忽

如瀆與漣肅與  
臚與膚等

有合數字為

一字而譌者

如瀆審省皆作省俗  
皆作復句舉助皆作忽

有

因形近而譌者

如憂憂段  
段李孝等

有因音近而譌者

如銓錠飢餓  
但袒等與借

用似同  
而實異

此類不勝屈指取彼俗書準諸古義大半皆譌繕

寫斯編本欲悉加釐定一遵說文又恐太驚俗目俾覽者

茫然必至廢書而歎今止於點畫闕斟酌雅俗略正其一

二務令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注於本字下

每卷止注  
首一字再

見者不  
復注

至經文字體則別詳總詁正字門

敘例

先儒釋經惟求合古後儒釋經多取更新漢詩有魯故韓故齊后氏孫氏故毛故訓傳書有大小夏侯解故故者古也合於古所以合於經也後儒厭故喜新作聰明以亂之棄雅訓而登俗詮援叔世以證先古爲說彌巧與經益離源也惑之竊不自揆欲參伍眾說尋流沂源推求古經本旨以挽其弊而諸經注疏惟毛詩敘傳最古擬首從事焉適長孺朱子以所著毛詩通義示余共商榷其疑因銳意搜討加以辨證得一義輒札記之積久得如千條彙輯成帙名曰毛詩稽古編云爾原古人釋經多由師授不專據經本況詩得於諷誦非竹帛所書確有畫一諸儒傳寫師讀

各分經文亦互異故字與義有不必相符者非得師授豈能辨其孰是哉今師授雖絕而傳義尙存尋釋傳義以考經文其異同猶可正也此當稽古者一也又古今文義差殊若胡越之不同聲矣毛鄭字訓率宗爾雅於今似爲驚俗在古實屬恆詮不可易也用古義以入今文固難說時人之目彊古經以就今義亦豈合古人之心乎夫積字而有句積字句而有篇章字訓旣譌篇旨或因以舛非小失也此當稽古者二也又三代迄今垂二千餘載雕樸剗方匪一日之積時世屢更風俗迥異古聖賢行事因乎時耳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然據今人習俗併謂古人無其事亦非通論也惟立身於古世以論斷古人斯詩之性情得矣此當稽古者三也又若弁冕車旂之制鼐鼎俎豆之儀朝會燕饗之規禘祫郊邱之議焚書而後典禮無憑聚訟以還是非莫定此皆難臆決者至於山川陵谷屢易其形草木禽魚不恆厥性祇可卽古以言古不可移古以就今其地名物類間有相同非俚俗之流傳卽文人之附致縱或偶符於古豈必可證於經存其信而闕其疑勿以今之似亂古之真竊謂有一得焉

古今爲詩學者無慮數十家其說燦乎備矣今日論詩不必師心以逞惟當擇善而從故斯編止參酌舊詁不創立新解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尙之而注疏亦立於國學故所辨證此二書爲多其魏晉六朝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



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亦及焉若近儒所著亦互有得失但世鮮尊信無庸置喙焉爾

折衷眾說必引據古書擇其義優者以決所從不敢憑臆爲斷其引據之書必明著於編俾可展卷取驗示傳信也其限於見聞局於心知疑而未定者謹闕所不知不敢妄論引據之書以經傳爲主而兩漢諸儒文語次之以漢世近古也魏晉六朝及唐又次之以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遠又多鑿空之論譌託之書非所取信然其援據詳明議論典確鄙見賴以觸發者亦百有一二焉

前人謬誤已經他書指摘者槩不贅及其指摘有未盡則

疏馮復京著駁之良是

睢爾雅說文皆作鴟從鳥且聲七余切音近趨陟祖叔苴漆沮音同皆清母也今人多讀如菹醢之菹蓋承正韻子余切之誤又睢字與睽字異睽從目佳聲許規切仰目也又息追切水名

毛傳鴟鳩摯而有別箋申其意以爲摯之言至疏又申之云雌雄情意至厚而能有別以與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爲摯字實取至義箋疏皆善述傳義矣蓋至與別義正相反合之方見后妃之德若作鷖解文義偏枯矣集傳云情意深至亦箋疏之意也歐陽修本義云不取其摯但取其別錢氏詩詁亦譏箋義爲非皆未喻傳意案鴟乃雕類定是

鷺鳥古字摯鷺亦通用但詩人取義在至不在鷺耳

窈窕毛云幽閒也又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明是指德而言非

所處之宮也箋疏釋為深宮而謂毛意亦然誤矣且毛傳

就未得時言安得先在深宮韓詩薛君漢章句云窈

窕貌見文選李善注正與毛同意

聚關鳴好述釋文云述本亦作仇又禮記及漢書注

引此詩皆作仇則仇字為正矣又案周南兩言好仇

言仇方毛皆訓匹鄭皆訓怨耦小雅之手仇毛亦訓匹

義長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此兩訓正為詩設也

怨耦之解見左傳說文亦引虞書云怨匹曰述蓋亦古義然

非所以釋詩鄭泥怨耦之訓謂關鳴好述是和好眾妾之怨

皇清經解卷六十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國風

十五國次第先儒多有論說惟孔仲達程正叔差長要於刪

詩本意未必合也以今國風較之吳季札所聞止幽秦二風

是聖心更定餘皆國史之舊源謂國史次第原無取義夫子

述而不作各仍其舊文獨更置幽秦以示意爾殿幽以近雅

先儒之說允矣至抑秦於魏唐之後其義猶缺然竊嘗思之

唐即晉也春秋諸國齊晉秦楚為大楚雄南裔秦起西戎惟

齊晉更霸有功王室齊霸僅桓公一身晉自文公以後世為

盟主晉失霸天下無復宗周春秋之不遽為戰國晉之力也

夫子先唐於秦殆以存周室與又案十五國除周召王豳天子畿內邶鄘魏郟先亡外餘爲國者七耳其衛鄭齊陳曹五國皆服於晉雖先晉無嫌也獨秦偏疆西垂與晉世爲讎敵如復先之則疑於二霸矣故抑秦所以尊晉也尊晉所以尊王也

周南 正風

關雎

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通義辨之當矣案伊川

著新解一卷

解關雎敘云關雎之義樂得淑女爲后妃而配君子配惟后妃可稱何別求淑女爲配程以淑女卽后妃與衡意同朱子從匡亦從程也然論古人文義正不如伊川言兔置篇云公

侯好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樂篇云率由羣匹是羣臣可

配王也書召誥云讎民百君子是君子可配民也

孔傳之解如此今解

是豈嬪御輩不可稱配耶又以淑女爲后妃僅宜於首章耳

次章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指文王則妨於義不指文王又無

可指其說難通矣嚴緝

宋嚴粲著詩緝

以好逑爲后妃而釋荇菜仍

爲賦體釋求友樂仍指嬪御則左右流之爲求荇菜寤寐求

之不得爲求淑女何語意之不相應乎又大全載朱子之說

言此妾媵爲之故能形容寤寐反側之事是直謂文王思淑

女至臥不安席也殆與月出澤陂相去無幾尙得謂性之正

乎况文王未昏不應先有妾媵因又爲之說曰此乃大王王

季舊宮人作

亦見大全

夫文王寤寐閔事舊宮人何由知尤礙於

理矣

王鷓之鳥解者不一詩爾雅疏皆載郭氏璞陸氏璣揚雄慎

二氏三說郭云雕類今江東謂之鷓陸云如鷓深目目上骨

露幽州人謂之鷓揚許云白鷓似鷓尾上白巖緝獨取郭義

謂鷓鳥不再匹立則異處是有別也徐鉉陸佃皆云鷓性好

峙每立不移處所謂鷓立義取諸此據此則鷓之為鳥有慎

固幽深傳語之象最合與義當是也若夫鷓亦名雕與鷓同類

而別鳥白鷓尾白鷓之別種三說相去不遠郭獨得其正矣

鄭樵通記以為鷓類尾有一點白是因白鷓尾白而傳會也

朱子祖其義又詢諸淮人遂釋之曰狀類鷓鷓今江淮間有

之然白鷓似鷓不似鷓江淮之鳥未可以證周南近世名物

曲暢之必先云某說如此不敢壞人之美也若指摘未嘗

則加駁難

長孺通義駁正羣言最為允當頗亦采錄鄙說余之述是

編以補通義之未備也但讀書論古不必立異亦不可苟

同故持說間有與通義殊者各從所信也其同者不復覲

縷若所見雖同而說有更進亦不憚詞費正欲兩書相輔

而行耳

凡有辯難必述原說以引其端習見者略述之希見者詳

述之其所援據亦然至引述諸儒或以名或以字或以氏

或以書偶因文便非義例所存

此編之例有誤則辯無則置之或一語而頻及或連章而

闕如非同訓釋家句櫛字比也故止題篇什不載經文

辯證諸條各隨本詩為次釐為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

詞連數什則別為五卷真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為舉

要為攷異為正字為辨物為數典為稽疑凡六門焉

總詁之後又斷以附錄一卷凡經注譌脫已列稽疑而辯

析未詳者傳箋釋文字義故實須加攷證者辯證詩義因

而旁及他典者論斷已明尚有餘意未盡者後儒之說未

甚著聞而其誤須辨者監義稍越常聞恐人河漢其言者

三家詩說可為博聞之助者皆彙入焉其前後仍以經為

次

字體譌陋於今極矣有俗體之譌

如鰲澄按拯飲嚙覓匝等

有借用之

者不亦迂乎

關雎二三章毛皆以未得時言故求是未得而求友樂則預計

初得時事也鄭皆以已得時言故求是追溯其初而友之樂

之正言助祭時也如毛意則琴瑟鐘鼓為淑女而設如鄭意

則為神而設毛義勝矣琴瑟喻其和平鐘鼓象其美大正形

容友樂之情耳若為神而設與友樂何預哉孫毓主毛良有

見

苕蓐相類實二草也蓐葉圓苕稍銳而長字本作苕苕乃重文

爾雅苕接余其葉苕是也說文作苕苕餘夏有華或黃或白

實大如棠梨中有絳子草木疏

吳陸璣著

言此菜可按酒而蘇頌

圖經

宋仁宗時本草

謂今人不食醫方鮮用意古今物性不同乎又

唐本草蘇恭及埤雅宋陸佃著皆以為苻即鼻葵恐誤周禮醢人注魯頌毛傳竝云苻鼻葵說文及廣雅魏張揖著之說亦同苻乃尊也豈苻乎

左右流之左右音佐佑助也嬪御助后妃求之也集傳訓為無方則於苳義難通矣朱子以苳為熟而薦之也熟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案檀弓左右就養無方又云左右就養有方無方有方皆可言左右矣又案佐佑俗字也助義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ナ又今用左右為ナ又手字而別作佐佑字以當助義非古也詩無佑字而佐字見六月下武韓奕二詩餘則手義助義俱溷用左右字蓋衛包改經字有改之未盡者故雅俗互見也後儒徒守俗訓遂多誤解

流訓求爾雅毛傳同古字義本如此朱傳釋為順流而取之則經文為不詞矣况流既為取則侵采義故訓采為取而擇之采既為擇則又侵苳義故訓苳為熟而薦之三字訓殆相因而易

古注字訓必有本不敢用臆說如輾轉反側箋云臥而不周曰輾疏引書傳帝猶反側晨興見反側既為一輾轉亦為一俱為臥而不周又澤陂詩輾轉伏枕伏枕是身伏而不周輾轉與連文義定相同又何人斯箋以輾轉釋反側愈知四字義同蓋此四字兩見詩關雎兼言之澤陂何人斯各言之疏以詩證詩析四字為二義見其大同小異不甚分別也張揖廣雅云展轉反側也殆取何人斯箋而倒其文要之四字義本

同矣朱傳始析之曰輶者轉之半轉者輶之周反者輶之過側者轉之留語甚新美然不知何本又釋文云輶本亦作展呂忱從車展則輶字始始於字林說文有展字無輶字玉篇展輶二字皆訓轉無二義澤陂輶字釋文亦云本又作展是知車旁皆後人加也近世趙凡夫著說文長箋言輶字是輶字所改恐不然輶輶也尼展切與輶字音義俱不同

傳曰芼為擇與爾雅異義爾雅云芼舉也孫炎注云皆擇菜也某氏云舉猶拔也郭璞云拔取菜也某郭專釋雅文孫則旁顧詩傳然以擇釋舉於義離矣孔疏引其文又申之曰拔菜而擇之蓋欲通兩義為一但拔與擇原各一事合之終屬武斷非確解也源謂詩雅兩芼字文同而義異毛就詩釋詩不必援雅為據矣案詩芼字亦作覘說文云覘擇也玉篇亦云擇也引詩左右覘之古字多借用芼乃覘之借耳毛云擇者本訓覘不訓芼孫據毛以釋雅孔據雅以合毛皆過也又案覘字說文讀如苗徐莫袍切皆平聲玉篇莫到切則去聲詩釋文同玉篇

禮惟羹用芼所謂鉶羹之芼也后夫人助祭薦菹不設羹故箋云后妃供苾菜之菹而傳亦訓芼為擇宋董氏名適著廣川詩故云熟而薦之曰芼則直是羹矣菹生釀之不用熟也集傳以苾菜為興故從董說亦無害但王后采苾夫人采繁大夫妻采蘋藻皆實事也召南為賦而周南為興恐非詩旨

葛覃

葛覃敘述后妃在父母家事朱子辯說譏之因又謂未嫁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稱述此恐非確論豪家女子生長富貴尙不知絲枲爲何事况大姒大邦之子哉餘辯見通義

服之無斃箋云服整也謂整治綸綌是未成布時也今解爲服之於身是旣成衣時也由箋說見后妃之勤由今說見后妃之儉義俱通但后妃之儉於下章澣濯見之則此章專言勤優矣

害澣害否毛以爲問詞鄭以爲無所偏否皆當澣之竊謂毛說勝也上以汙澣對言此以澣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詞複矣孔疏右鄭以爲有問詞而無總結殆非文勢故不從傳殊不知澣濯細事不敢自專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人設爲商度之詞以形容后妃之心耳何必有荅詞方見其爲問哉毛云私服宜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代詩人荅也疏語未當

### 卷耳

今以卷耳詩爲后妃思念君子恐不然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葛生采綠諸作見於變風變雅所以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怨曠刺時也義不繫於思者也若如今說則卷耳當爲商紂刺詩不得爲周南正風矣况民家婦女思念其夫形諸怨歎不足異也后妃身爲小君母儀一國且年已五六十

無逸

文王受命於中身孔傳云卽位時年四十七案征役當在卽位之後后妃年應相若

乃作兒女子態自道其傷離惜別之情發爲咏歌傳播臣民之口不已媿乎至



於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是托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汝墳  
殷其雷兩詩閱其君子猶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故列於正  
風曾后妃而反不若哉

卷耳卽今藥草中之蒼耳子也異名最多曰荅耳

見爾雅及毛傳

曰菴

見離騷

曰菴耳

見廣雅

曰胡菴

見神農本草經及草木疏

曰耳瑤草曰白胡荽

息遺切

曰爵耳

皆見草木疏

曰羊負菜

見博物志

曰常棣

見爾雅郭注

陶隱居

云僖人皆食之謂之常思菜常思者其常棣之譌乎殷敬順

唐人

列子釋文引蒼頡篇云萁

思上聲

耳一名蒼耳埤雅引荆楚

記亦同卷耳之卽爲蒼耳信矣其華葉性味頗見於陸疏郭

注惟陸云蔓生郭云叢生爲異宋圖經謂陸郭所言皆與今

蒼耳相類其郭言叢生尤得之今集傳亦從郭

張子厚曰和叔皆謂采卷耳以備酒醴之用

見詩記此見下章金

罍兕觥語故爲此說也案本草蒼耳竝無釀酒之用惟崔寔

月令有伏後爲麴之說張呂豈本此乎今造神麴亦用蒼耳

汁然神麴惟入藥不以釀也月令之麴殆斯類况此詩取憂

爲興義在不盈不在卷耳故傳云憂者之興也酒醴之說未

必詩旨

詩有三周行鄭皆釋爲周之列位卷耳之周行則左傳荀子毛

傳義皆同其說古矣非妄也宋呂大鈞改訓爲周之道路呂

東萊讀詩記取之徒見下三章皆咏使臣故謂此二句亦言

賢人君子不當令之遠行從役耳然小敘求賢審官指此二

句言知臣下之勤勞指下三章言四章分爲兩意既諷君子

當爲官擇人又勸其於賢勞者致恩禮焉文義相承自應如此

砮確咀三字實同一字今本詩及爾雅皆作砮釋文作確說文引詩作咀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砮而毛傳反之疏以爲傳寫之誤今案說文釋名玉篇廣韻之釋咀皆與毛同而崔嵬無訓惟玉篇砮咀二字竝載咀解同毛砮解同爾雅則兩存其說焉劉名喫著釋名許皆漢人時毛學未盛而二書之釋咀皆合於傳則傳寫之誤當在爾雅若吧帖則定是傳誤

樛木

釋文云樛馬融韓詩本竝作杓爾雅云木下句曰杓案說文云

下句曰樛从木繆力救聲杓高木也从木斗居由聲則二字

義別詩興逮下當以樛爲正又樛木下垂喬木上竦正相反而周南詩俱托興焉一美逮下之仁一喻立身之潔義各有當爾

樂只君子鄭訓其爲是云樂其君子孔氏申之以爲樂是君子言以禮義施於君子使得享其樂也呂記嚴緝皆云樂哉君子語氣雖別而大義則同案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氣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也又只讀如止俗讀如質者非是玉篇之移之爾二切韻會云惟有此二切

螽斯

螽斯敘云言若螽斯不如忌箋疏讀爲一句故朱子譏之謂以

不妬忌歸之螽斯乃敘者之誤通義謂此敘當於言若螽斯絕句連上文讀而以不妬忌屬下文文義最穩得之矣然羣和集便是螽斯不妬忌之驗卽如舊讀義自通

螽斯篇毛不言興而鄭以興釋之其荅張逸云此實興也文義可解故不言此善會毛意也今以爲比恐不然又此詩每上二句言螽斯下二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振振繩繩螻螻正謂子孫之賢毛分釋王義甚優而韓詩外傳引此亦云賢母使子賢也意與毛同矣今以爲螽斯之多子殊少義趣

桃夭 兔置 芣苢

周南首八篇敘皆言后妃而文王之德自見至江漢汝墳二詩化行南國則云文王之化義各有攸當也晦翁譏之以爲一

以后妃爲主不復知有文王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爲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文王徒擁虛器

爲寄生之君也

以上皆辯說語

吁敘之言安有是哉

俗作前

五篇敘

止言后妃一身不及相

俗作闕

外求賢審官者以勸君子耳非

自爲之也桃夭兔置芣苢三敘則及國中矣然宐室家樂有子皆婦人事也賢才眾多與關雎憂在進賢理亦相通也且

此三詩敘一云所致一云化一云美孔疏釋之云三者義通總是美化所致耳是敘止言化不言政也化者德修於身而聞者興起後世匹婦庶女孝義感人尙能厚人倫美風俗况以國母之尊可謂必無其理哉若晦翁所云禮樂征伐者政也敘無是言也至后妃之賢是文王刑于所致美后妃正所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一  
以美文王舉此以見彼足矣如必篇篇並舉而言之古人文  
字安得蕪冗如此

桃夭

說文夭媿二字並引此詩是詩夭字亦作夭又作媿也今考其  
義當以夭爲正夭說文以爲木少盛貌毛亦以夭夭爲桃之  
少壯義本合故釋文獨引焉天本於兆切屈也今詩借用耳  
媿訓爲女子笑貌當出三家詩

桃夭三章三言宐本一義也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  
宐則上二章宐字義亦應爾首章傳乃云宐以有室家無踰  
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康成反據前解以易後傳殊失去取  
之當

兔置

兔置是賦體毛鄭皆不以爲興也歐陽本義專以興言之又譏  
敘曰如敘文則周南舉國皆賢無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詞害  
意說詩者泥敘語遂謂兔置野人皆有才德可用此又近誣  
吁過矣文王舉賢不遺微賤得士於兔置中自有此理度外  
之事後世大略之主猶能行之何云近誣敘云莫不好德賢  
人眾多極形王化之盛耳言眾多不言皆賢也何謂害意且  
好德人之常性歐反以有君子無小人爲妄是何言乎案元  
儒金履祥引墨子文王舉閔天大顛於置網之中而授之政  
西土服因言兔置體貌肅敬此閔天大顛所以爲賢而文王  
舉之也白季之取冀缺林宗之取茅容皆然况文王乎此言

敬德之可貴故取土者恆以之也善會詩義矣或疑墨子之言不見經典未可據信夫古人軼事經史所不載而幸存於諸子百家之言以傳後世者多矣可悉指為誣乎縱使出於傳會要必當時說此詩者原有得賢於兔置之解故以閔天大顛實之也又漢賈山云文王時芻蕘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芻蕘采薪非兔置之流乎山之言亦本是詩矣可見毛鄭以前釋兔置詩者皆作是解非一家之私說也集傳以詩語上下相應故判為興然仍謂是興中之賦而云兔置之人才有可用則亦不以歐說為然

芣苢

爾雅別芣苢之名馬舄車前併芣苢而三焉本草又名當道根

葉及子皆入藥而葉又可茹

見陸璣疏及王長山居錄

其實主令人有子

見陶氏別錄

周南婦人當采其實矣韓詩既云直曰車前瞿曰芣

苢

生子兩旁謂瞿

又云芣苢澤寫也車前澤寫豈一草乎又以為惡

臭之草今此二草未見其惡臭也

漢廣

漢廣敘云德廣所及也前三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南國故云廣與漢廣字偶同耳非謂漢廣為德廣也辯說譏之無乃苛乎

南有喬木毛云喬上竦也集傳取鄭風蘇注

蘇轍著詩解集傳

釋之曰

上竦無枝曰喬案爾雅釋木凡五言喬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曰喬句者言樹枝之卷曲非無枝也一云如木楸曰喬

注楸樹性上竦一云槐棘醜喬注枝葉皆翹竦槐棘三者皆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爾雅五言喬竝無無枝之說蘇氏云云不知何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喬下云無枝爲楸兩文連遂誤以彼釋此耳噫鹵莽一至此耶

休息作休思釋文非之而正義以爲然據傳先釋思詞後言漢上爲證其說長是但陸云古本皆作休息本或作思以意改耳孔云未見有本作思者故不敢改獨集傳以爲韓詩作思豈據外傳之文乎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俱在陸孔所見本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之作思當亦後人以意改耳孔疏釋游女之義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闈寺宇之此貴

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解甚平正義傳則云江漢之俗其女好游漢魏以後猶然如大隄曲可見噫誤矣女子無故出游不過治容誨淫耳非美俗也被文王之化者尙有此乎大隄曲作於劉宋時六朝綺靡之習豈成周盛時所宜見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同况大隄所咏乃狹邪倡女引彼證此尤爲不類

江之永矣永說文作叢案爾雅叢長也郭注云叢所未聞不引此詩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注引韓詩云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云漾長也則韓詩自作漾矣說文叢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漢時三家詩具存意叢字在齊魯詩乎

方說文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案爾雅大夫方舟是也方字訓釋雖多而此其本義後世復出沝字以當併船之方俗也漢廣不可方思谷風方之舟之毛鄭訓方為沝釋文云小筏曰沝爾雅云舫沝又云庶人乘沝是也此雖非併船而不離舟義乃假借之有因者韻會釋方字歷舉諸解獨不及沝義疏矣

之子于歸言餼其馬箋疏解此本謂於是子出嫁之時我願餼其馬乘之以致禮餼示欲其適已文似迂意則正也永叔解之曰之子出游而歸我願餼其馬猶古人言雖為執鞭所欣慕焉者是也朱傳說之深意亦同歐文較順而意稍媿焉唐人香奩詩曰自憐輸廐吏餘爓在香羈此即歐朱意也孰謂周南正風乃豔情之濫觴哉嚴坦叔釋此云此女出嫁人將有餼馬以禮親迎之者豈可以非禮犯意本箋然青出於藍矣

汝墳

爾雅汝為墳郭注引詩汝墳證之宋董道據此謂詩墳字當作瀆晉世詩本猶為瀆也此謬矣觀毛傳訓墳為大防則漢世已作墳从土旁矣與今本正同不應晉世偏從水  
燬字爾雅毛傳說文皆訓火韓詩薛君章句訓烈火說文燬又作焜音義亦同獨朱傳訓為焚未詳字訓所出

父母孔邇者勸其君子當勤勞王事無貽父母憂敘所謂勉之以正也箋疏及列女傳俱作此解集傳從張氏說以父母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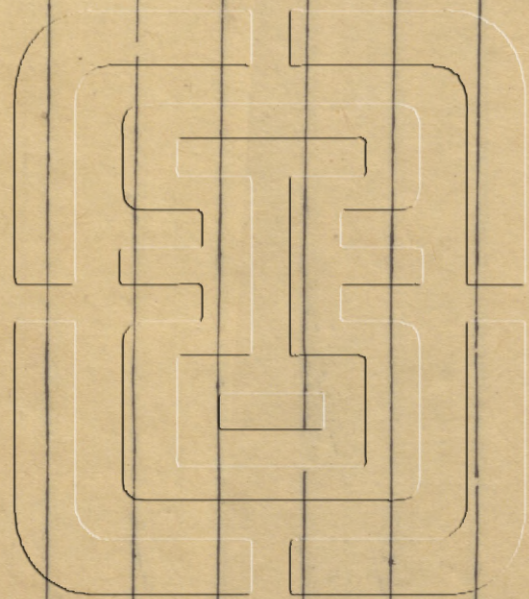
文王義亦可通但不如古注主勸勉君子義尤長且合敘

麟趾

麟趾取與不過謂公子之信厚如麟耳集傳以麟與文王后妃以趾與公子不大分析乎至易信厚為仁厚於義無礙然毛傳之信而應禮較有本矣

麟趾傳云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孔疏申之以為同姓是五服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內與杜傳以同姓為同祖異彼對同父此對同族也又引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同姓是諸姬同宗是凡蔣邢茅胙祭皆於五服之外分親疏同族是五服之內以證毛義明且確矣集傳取王氏安石之說曰公姓公孫也稱子為姓古有之矣見左傳昭

四年稱孫為姓未之前聞王又自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亦不可解豈以春秋時公子之孫輒氏其祖之字與然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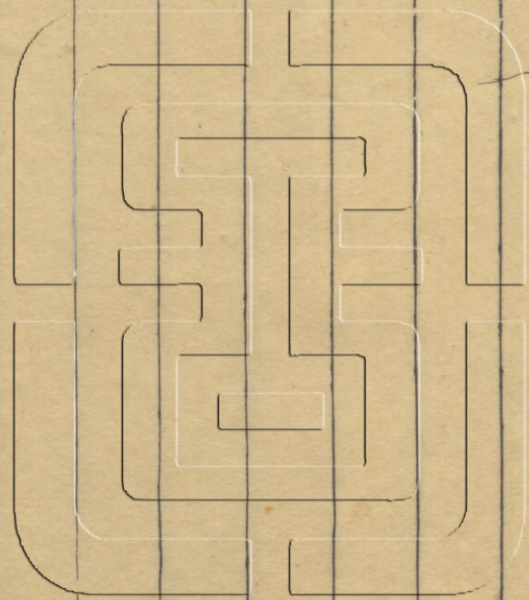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六十終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六十一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 著

召南 正風

鵲巢

鵲巢之鳩鳴鳩也毛云枯鞠爾雅同注云今之布穀鄭言其有均壹之德故詩以喻夫人埤雅申之言均是母道壹是妻道義尤允矣永叔獨爲異說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至所謂布穀與鳩絕異案此說非是鵲生子輒飛去其巢任他鳥居之豈布穀獨不可居乎布穀之爲鳩載在經傳歷有明據若拙鳥者不咏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昌鳩名特俚俗之妄稱耳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有拙鳥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一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庚日甫刊

亦名鳩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宋人說詩多從歐集傳又衍爲專靜純一四字亦知以拙爲美德於義難通也夫專靜純一止當鄭箋之壹耳尙漏其均義因均義允遠於拙難於牽合也不知天下性拙之人儘有躁動反覆者豈必皆專靜純一哉

采蘩

采蘩之蘩皤蒿也漢廣之萋萋蒿也鹿鳴之萃蘋音賴蒿也凡三蒿矣郭氏爾雅注陸氏草木疏所言皆然本草白蒿即皤蒿入本經上品又名蓬蒿孟詵食療白蒿之外別著萋蒿陸佃埤雅亦竝釋此一蒿未嘗合爲一也宋蘇頌圖經謂古以白蒿爲菹今人但食萋蒿則已疑萋之即蘩然未敢決言之近世

李時珍本草綱目始言白蒿有水陸二種而以萃爲陸生萋

爲水生似屬有據今錄其說云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

之蘩曰蘩皤蒿者即今陸生艾非水臺之艾蒿也辛薰不美曰蘩

由胡者即今水生萋蒿也辛香而美曰蘩之醜秋爲蒿者通

指水陸二種曰蘩曰蕭曰萩皆老蒿之通名本草所用蓋取

水生者詩鹿鳴之萃即陸生皤蒿鹿食九種解毒之草此其

一也詩予以采蘩左傳蘋蘩蕒藻之菜竝指水生白蒿言萋

蒿生陂澤中二月發苗葉似嫩艾而岐細面青背白其莖或

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莖生孰菹曝皆可食蓋嘉蔬也景

差大招云吳酸蒿萋不露薄謂吳人善調酸醎淪萋蒿以爲

壅其味不濃不薄而甘美也案李詮釋萋蒿性狀可補漢廣

詩疏之未及又采繫詩疏以繫是陸草解沼沚爲水旁澗中爲曲內頗費回護况王后薦苳大夫妻薦蘋藻皆水草不應夫人獨異左傳蘋蘩蕒藻皆指爲澗谿沼沚之毛不應雜一陸草於其中陶隱居云白蒿生於川澤二月采生於川澤正與詩沼沚澗中相合不必作水旁曲內解矣其說良是但謂與萋一草未知果否耳至以陸生者爲萃案草木疏繫色白而萃色青白繫至秋始可食而萃始生即可食色性不同定別草也幽風采繫和和其陸生之繫與繫以生蠶蠶性惡濕未必用水草耳

古以祀與戎爲大事春秋書有事書有大事皆言祭也詩公侯之事傳以爲祭祀而以下章之宮爲廟意亦同左傳云蘋蘩蕒藻可薦鬼神正指采繫采蘋二詩言則毛公執繫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或見七月詩采繫和和語遂謂夫人親蠶故采之直兒童之見也集傳載其說旣屬蛇足近世僞爲申公詩說者又從而傳會之可嗤矣

夙夜在公箋疏以夜爲祭前之夕視濯概夙謂祭日之晨視饗爨還歸則祭畢而歸燕寢皆非正祭時故服被不服副此定說也宋曹氏謂詩作於商時與周禮異故服次以祭斯特縣想之談耳然呂記朱傳皆從之

### 草蟲

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覲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覲精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然古詩簡貴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

為兩義亦非無見

集傳釋召南采薇不依古注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芑而味苦山

閒人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即莊子所謂迷陽今案胡氏寅之

言曰荆楚閒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華亦蕃麗

條之腴者大如巨擘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蕨疑莊子所謂

迷陽即此蕨也噫彼特以迷薇二字聲音相近又此詩蕨薇

連章四月詩亦蕨薇同句課謂二草是一類而迷蕨之名偶

相符合遂傳會為此說耳夫古今方俗語不相通野人語音

尤多不正豈可為據况薇與蕨各一草不得用薇為蕨名胡

語謬甚又胡氏所記華葉條幹與今山中蕨草大不相類以

為似蕨尤不確也莊子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卻曲卻曲無

傷吾足解者多矣未有以迷陽為草名者惟羅勉道循本有

迷蕨之解要是後儒鑿空妄說不可以為信也迷陽既為薇

草卻曲又何草耶

說文薇菜也似藿陸疏云薇草莖葉似小豆蔓生味亦似小豆

藿嚴緝引項氏云薇即今之野豌豆於桓切豆葉蜀人謂之巢菜

東坡改名曰元修菜巢元修東坡故人嗜此菜故以名之項說正與許陸同矣

案爾雅薇垂水邢昺謂本草有二薇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

白薇也生水旁似萍習薇也詩采薇是山菜非垂水今考本

草白薇入本經中品名春草別錄名薇草又名白幕云生平

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陰乾蘇頌云莖葉俱青頗類柳葉六

七月開紅華八九月結實其根黃白色類牛膝而短小邢昺

以詩采薇爲此草矣至巢菜之薇陳藏器唐載在本草拾遺云生水旁似萍則正爾雅之垂水也孔氏正義全引陸疏是直以詩之薇爲垂水意與邢異源謂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谿澗潢潦皆出閉水薇生其旁無害爲山菜况叔重釋薇似藿乃其本義陸璣疏詩亦同二子去古未遠說必有據孔氏從之當矣邢語非是又案巢菜有大小二種小巢名薇卽垂水大巢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是也說見本草拾遺

采蘋

采蘋篇毛鄭皆訓以爲教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禮記昏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稱婦而稱季女三也王肅釋此詩是大夫妻助祭於夫氏之事故謂蘋藻爲菹牖下爲奧孔疏駁之而朱傳從之

蘋萍二草朱傳誤合爲一華谷論其有大小之分當矣但其譏爾雅郭注云誤以小萍爲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今案爾雅先云萍萍注水中浮萍江東人謂之漂繼云其大者蘋注詩予以采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萍非釋蘋也於蘋字直引詩證之耳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爲一而繫郭注於下又刪去其引詩之語竟似以萍釋蘋矣嚴緝不譏孔而譏郭豈未覩爾雅原文耶疎謬殊甚嚴又據唐本草謂水萍有三大曰蘋中曰荇小曰萍亦非通論蘋萍之爲同類而分大小因有爾雅之文耳荇之列於萍乃蘇恭之說前此未之聞也且蓴亦似荇何不併列之爲四蘋乎荇蓴與

蘋二草相似李氏綱目辨之甚詳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尊也葉似尊而稍銳長者荇也華並有黃白二色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夏秋開小華白色又稱白蘋

毛以藻爲聚藻正陸璣所謂葉如蓬蒿莖大如釵股者也又名蒹蒹藻之菜見左傳李氏本草注云葉細如絲及魚鰓狀節節相生卽水蒹是也又一種名馬藻卽爾雅之若牛藻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陸疏所謂葉如雞蘇莖大如箸者卽此非采蘋詩之藻

宗室牖下毛以爲室中鄭以爲戶外義雖不同皆不以爲奧也故孔疏駁王肅云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案奧乃深隱之名牖下乃通明之處肅合爲一名實相違矣

### 甘棠

先儒釋甘棠爲召公流職不欲重煩百姓聽斷於棠下韓詩及史記說苑所言皆與鄭箋同宋劉元城安世譏之謂此乃墨子之道當是召伯在時偶焉憩息於此耳源謂巡行時適值農桑無暇故就樹下而決訟理容有之原不以此爲常也若偶焉憩息則巡行多矣所憩息非一處思德者何偏愛一棠哉

毛傳云蔽芾小貌呂記引宋范氏云盛也兩義相反案說文蔽字注云蔽蔽小草也易豐卦釋文引子夏傳云芾小也爾雅釋言亦云芾小也然則蔽芾皆爲小義詩合此二字爲文其當訓小無疑毛義不易矣又芾字本作市玉篇云蔽市小貌

此又祖毛說又案甘棠卽杜也見爾雅謂之杜梨郭注亦名棠梨

陸疏唐風兩杖杜皆咏其特生一言枝葉稀疏一言陰涼寡薄

俱與小義近晉孫楚杖杜賦云華葉疏悴靡休蔭之茂榮今

棠梨實非大樹與賦語正合何得言盛

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云白者名棠赤者

爲杜爲甘棠召南甘棠唐風及小雅杖杜皆赤棠也毛傳亦

云甘棠杜也然則甘棠乃赤棠又名杜無可疑矣草木疏云

甘棠今棠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棠子

白而滑美甘棠是也赤棠子澇而酢俗語曰澇如杜是也既

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前後語相反必有誤也爾雅邢

疏及陸氏埤雅皆全引之而不置辯惟孔氏詩疏專引舍人

注得之矣

召之甘棠秦之樹槎皆野梨也甘棠卽杜也樹似梨而小子霜

後可食韻會云杜曰棠牝曰杜齊民要術云梨核每顆十餘粒種之惟

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然接梨者必用之槎名赤羅又名山

梨又名楊槎名鹿梨名鼠梨實大如杏可食案棠杜梨三者

同類而小異耳甘棠名棠梨又名杜梨實兼三種木名矣後

世海棠乃別種鄭樵以爲卽甘棠誤甚海棠來自海外古世

未有風人安得見之哉

芟說文訓草根而芟字訓舍引詩召伯所芟今詩皆作芟毛云

草舍也孔疏引周禮芟舍注草止釋之芟云舍芟云草舍義

稍別而同歸矣又左傳反首拔舍僖十五年杜注云拔草舍止殆

因芟拔文異故不直云草止乎三書各一字義實相通此詩則當以反字為正

集傳釋甘棠篇以為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敗此用

唐人施士<sub>切</sub>彌<sub>充切</sub>之說也施解勿拜謂小低<sub>詘</sub>其枝如人之

拜此特臆說耳嘗以字義考之則異是案首章之伐毛訓擊

說文訓亦同次章之敗毛無傳而說文訓毀末章之拜本作

扒扒音拜拔也見廣韻鄭箋拜亦訓拔可見今詩拜字乃扒字

之借非跪拜義也施取借用之字而妄為傳會陋矣夫毀之

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三章文義殆由輕而重集傳正

與相反

行露

行露以喻犯禮本與體集傳判為賦是言畏露之濡濕故不敢

淫奔也女子不願淫奔誰能彊之須以露為詞邪又曰自述

已意作此詩以絕其人一似始與之私繼則悔而絕之者此

可謂之貞女乎下章雀鼠之訟殆彊委禽焉而未遂耳若怨

其不奔而遽與之訟恐無此理

室家不足非幣不足也箋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彊委六禮者

也疏申其意至明當矣韓詩外傳以為既許嫁因禮不備而

不行是爭聘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悔之被文王之化者

當如是乎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

備夫不行媒聘突然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決斯獄哉

羔羊



麟趾敘云信厚如麟趾之時羔羊敘云節儉正直德如羔羊騶  
虞敘云仁如騶虞三敘皆言如語同而義異麟趾言如如致  
麟之時也騶虞言如如騶虞之獸也羔羊言如如服羔裘之  
人也鄭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正斯義矣  
疏申箋意以爲人德如羔羊又引宗伯職注士相見禮注公  
羊何休注以證羔羊之德殆不然此詩之羔羊以爲裘耳豈  
若麟與騶虞取義於兩物乎况所云羣不失類跪而受乳死  
義生禮經文無此意也與節儉正直語非甚合也疏失敘意  
併失箋意矣案羔裘大夫居朝之服孔疏所謂服羔裘之人  
也德不可爲大夫雖服羔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德稱其  
服故曰如羔羊之人

後漢循吏傳注引韓詩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素喻潔白絲喻誥

柔純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詘  
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解素絲最有義味可以補毛鄭之  
未及

毛以委蛇爲行可從迹韓詩云公正貌兩意正相成矣惟其公  
正無私故舉動光明始終如一可蹤迹倣效卽敘所謂正直  
也鄭訓爲委曲自得不及傳之優至以退食爲減膳自公爲  
順於事文義尤迂

殷其雷

傳文簡貴亦有許人所略者如殷其雷傳云雷出地奮震驚百  
里山出雲雨以潤天下一興耳詞煩不殺者雷爲號令之象

遠行從政以此故須詳之耳然則詩人託興豈漫然哉乃謂全不取義吾未敢信

兩雷殷然震雷虺虺然旱雷隆隆然三種雷聲皆見詩惟殷殷之雷有和豫之義震動之象王者政教號令動物而使之和類此矣故詩以興遠行從政而傳以豫震兩卦義釋之何斯違斯毛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也鄭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也疏申之去傳何此君子解何字非經中之斯故復訓斯爲此箋何乎此君子亦非經中之斯適居此乃何斯之此復去此乃違斯之此也孔特以毛之斯此在違去之前鄭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是解也愚則以爲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字止當經違斯之一斯字如此則經文明順且合傳箋矣集傳得之

標有梅

標梅詩女之求男汲汲矣箋疏皆謂詩人代述其情良是也後世閨情豔體出文人墨士筆正與此相類朱子以爲女子自言閨中處女何其顏厚乃爾耶案大全或問此詩爲女子自作恐不得爲正風朱子曰自作亦無害里巷之詩如此已不失正矣又言晉魏閨怨父母詩唐人怨兄嫂詩雖鄙俚可惡自是人情吁此言豈可爲訓

桃夭標梅二詩體正相同一以桃之盛喻及時一以梅之落喻過時皆興也今一以爲興一以爲賦吾所不解

小星

小星詩以小星喻妾媵三五喻夫人此毛鄭說也補傳非之謂  
 三心五柳非一時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  
 得以三五為喻嚴氏信其說遂謂三五參昴即是小星總為  
 眾妾之喻此謬矣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  
 俱大昴七星其一最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非據一  
 時所見而言心見於三月柳見於正月何妨竝取為喻牽牛  
 與天畢相去百餘度大東詩同咏之不必一時竝見也又星  
 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古今多不相同柳雖八星然疏引元  
 命苞以為五星矣不僅柳也即如下章之參古以為三星考  
 工記數伐而為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膀為七星  
 昴今為七星元命苞以為六星亦不能相同又如營室二星  
 考工記併東壁於室而為四星河鼓左右旗班書以為各九  
 星則其十八星孫炎僅總為十二星又如牽牛河鼓爾雅合  
 為一星天官書別為兩星皆是也又天上經星古今時有增  
 損以隋丹元子步天歌較之今日天象如閣道本六星今則  
 八文昌本六星今則七皆增於其舊曰本四星并本三星今  
 則白三而并一皆損於其舊此等未易悉數甚有古有而今  
 無如折威農丈人之類豈可執一而論哉况詩託興於星但  
 以小大為喻耳多寡非所計也必欲以三喻三以五喻五不  
 已固乎至集傳取兩在字兩與字相呼應為興此全不取義  
 之說也有辨見總話

寔命不同毛云寔是也觀書是能容之戴記引書是作寔春秋  
桓六年寔來公羊傳云是來可見毛義允當朱傳以爲與實  
同恐非詩旨案說文寔止也實富也今寔音殖入十三職韻  
實讀如石入四質韻二字音義各別自杜注寔來訓寔爲實  
後儒相沿濶爲一字朱傳殆仍其誤

江有汜

江有汜三章汜爲水決復入渚爲小洲皆泛稱也非水名也惟  
末章之沱是水名見禹貢及爾雅江之別也故小敘獨云江  
沱之閔謂二水閔之國耳朱傳改爲汜水之旁汜豈水名乎  
文義乖矣水亦有名汜者然在成皋不近江也

江有汜董氏引石經及說文云汜皆作涇以爲古作涇後譌爲  
汜案說文汜涇二字皆引此詩音義亦同徐鉉等謂涇乃汜  
之或體然則汜字古已有之非後之譌也董語非是

江有汜敘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爲大夫士之妻朱  
傳云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亦此意被夫人化必非夫人矣但  
言媵待年於國則前後語不相顧大夫不越境逆女其媵當  
待年於家不應以國別也春秋時齊高固昏於魯見宣五年此衰  
周之失禮文王之世安得有之至待年之誤通義駁之允當  
野有死麕

吉士誘之毛鄭皆以誘爲道儀禮有誘射之文謂以禮道之古  
字義本如此也歐陽誤解爲挑誘東萊駁之云詩方惡無禮  
豈有爲此汙行而名吉士者斯言當矣嚴緝反從歐何其悖

哉

吉士誘之言士之宜以禮來也有女如玉比女德之貞潔鄭云

者取其堅而潔白不可犯也詞遜而意嚴矣朱傳誘字無訓以下所

述或說推之當同歐解矣又謂如玉是美其色則此二章詩

直是稱述豔情夸美形容之語安在其惡無禮又烏得為正

風哉至所引或說出於潘叔恭其以麋鹿為誘者謂以不備

之禮為侵陵之具夫不論理之當否而論物之厚薄是特爭

聘財而已矣

林有樸橄毛傳云樸橄小木孔疏引爾雅樸橄心及孫炎某氏

注以為即此木錢氏詩詁譏之謂小木通呼樸橄非木名也

又爾雅是橄樸與樸橄不同某氏注以為可作柱則非必小

木可知韻會載其說此似之而實非也疏引爾雅作樸橄心

定是古本原作樸橄後人誤倒其文不得疑為兩木也又郭

氏某氏注皆言樸橄即榦橄案榦橄與櫟相類華葉似栗亦

有斗如椽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高丈餘名大葉

櫟然則毛傳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則指其大者與錢以為小

木之稱謬矣本草綱目云榦葉搖動有聲鯨之態故名榦橄

也樸橄者婆娑之貌其樹偃蹇其枝芄芄故也俗呼衣服不

整者為樸橄以此理或然

純有六音緇淳屯音圃準振是也白茅純束之純兼屯圃二音

訓皆為包束之義本徒本反讀如屯則鄭意也故沈重音徒

尊反

無使虬也。吠，說文云：虬，犬之多毛者。从犬，多音聲。今惟監本注疏作虬，與說文合。呂記朱傳皆作虬，非是。虬，訓大石。見說文。與虬異字。

何彼禮矣

禮，左從衣，不從禾。石經監本注疏及說文皆同。今集傳俗本多誤從禾。

雝，從隹，邕聲。雝，渠鳥也。亦同脊。令詩肅雝。西雝，塵雝皆非本義。乃借也。西雝，謂辟靡當作靡塵。雝是雝塞義，當作邕。邕者水。邕成池，與塞義近矣。今作墜，乃俗字也。惟肅雝爲雝，和義無本字，可歸當終於借。又雝隸作雍，破々爲二，破邑爲邕。邑之作多猶鄉之左旁也。佳則如故雝。雍本一字，今分爲兩鳥名。獨用雝而雍則訓和亦俗也。其鳴雁和鸞鳳皇之聲，有取於和，亦當借雝。

以文王爲平王，猶商稱立王，稱武王，周稱寧王，稱汾王，不必以謚舉也。昧者不察，欲以春秋王姬歸齊事實，何彼禮矣詩陋矣。朱傳本依古注，又附或說於後，可謂蛇足。夫經云：齊侯之子，此父在之稱也。春秋書王姬歸於齊，一在莊元年，則齊襄之五年也。一在莊十一年，則齊桓之三年也。王姬下嫁時，二公久已爲君，豈有身爲齊侯而顧目爲齊侯之子者耶？爲此說者，太闇於文義矣。集傳又云：齊侯卽襄公諸兒，其誤尤甚。襄公桓公皆僖公子，就如或說齊侯亦當指僖公，何得云襄公耶？元劉瑾申之曰：集傳疑齊侯爲襄公，則齊侯之子指桓

公小白也是竟以桓公小白為襄公子矣不顧後人齒冷耶

又案平王之崩在隱公三年為辛酉歲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

林是為桓王王姬果為平王之孫必泄父之女林之妹也鄭樵

以王姬為桓王女竟忘桓之以孫繼祖矣其歸齊襄者於莊之元年為戊子歲去

平王之崩已二十八年太子之死又在其前則計王姬之年

當三十左右其歸齊桓者於莊之十一年為戊戌歲王姬當

四十左右周雖衰尚為共主何至女嫁不售愆期乃爾况三

四十歲老女比之桃李之華安得此過情之譽耶宋章俊卿

名如愚著山堂考索泥其說遂以此篇為刺詩言王姬有容色之盛而

無肅離之德且譏敘黑白倒置斯尤謬說曷不與何彼相應

皆正詞非反詞也文義顯然且正風安得有刺詩乎

鈞必以絲緡猶嫁娶必以禮此毛鄭之說也朱傳以絲合而為

緡喻男女合而為婚則其鈞維何語成贅矣又緡說文從糸

昏聲韻會云本作緡今文作緡今詩皆作緡惟呂記作緡大雅言緡之絲

同

騶虞

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申之以為五豝

而止壹發不忍盡殺仁心之至朱傳易其說用漢賦中必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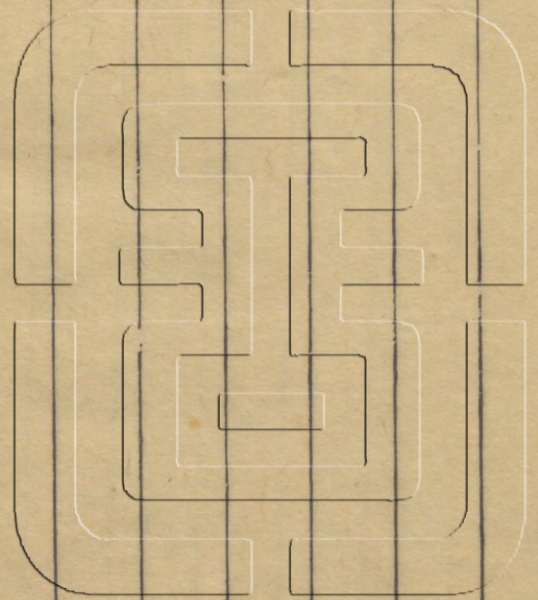
雙語釋之是誇善射也勸多殺也通義駁其說允矣况中必

疊雙語出班孟堅西都賦作賦者之意非以為美談也意在

頌美東都故先抑西都以為下篇地耳曾是東漢人所譏者

而反為召南人所美邪

詩彼茁者蓬又首如飛蓬蓬乃陸草非水草也爾雅鬻彫蓬薦  
黍蓬郭云別蓬種類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竝與及詩語證  
之則斷非水草矣本草綱目引爾雅孫炎此非晉孫叔然正義云彫  
蓬卽芟米古人以爲五飲之一者鄭樵通記云彫蓬卽米芟  
可作飯食故謂之鬻其黍蓬卽芟之不結實者惟堪作薦故  
謂之薦楊慎卮言云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芟是也  
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  
焉鄭因鬻字薦字而傳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傳會皆祖乎  
孫者也此孫炎正邢昺所謂俗闕孫炎淺近俗儒耳二子乃  
惑於其說亦未之思矣案蓬之名見古書史甚多云轉蓬孤  
蓬飛蓬竝無言其水產者陸氏埤雅謂葭是澤草蓬是陸草  
詩兼舉之以見庶類之蕃殖斯語得之



皇清經解卷六十一終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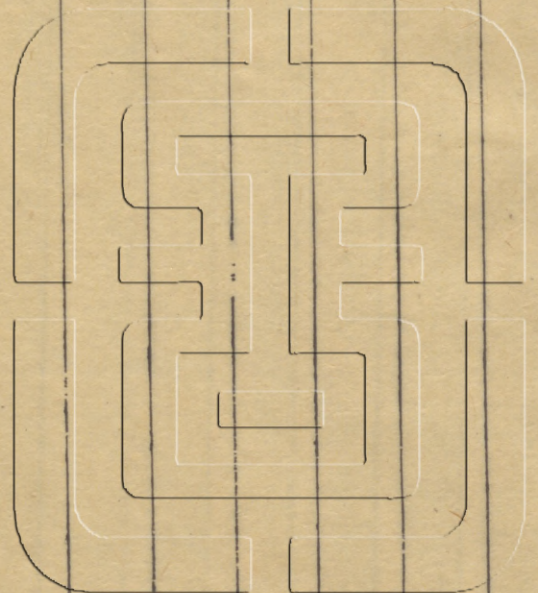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六

庚申補刊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皇清經解卷六十二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 啟源 著

邶鄘衛

謂康叔初封即兼有邶鄘衛此漢書地理記之說而服虔從之

者也

漢書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

謂康叔止有衛子孫并彼二國此鄭氏詩譜之說而孔氏正

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之是反過於周公國大

非制故以鄭譜為長似矣然殷自帝甲以後國勢寢弱大抵

如東周之世耳畿封之廣必非武丁宅殷之舊又重以帝辛

之暴土荒民散境壤益削即如黎為畿內國周得戡之至紂

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去朝歌稍

遠商未亾時所謂邦畿千里者定應併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固未嘗以畀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孰及北亳蒙卽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卽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况殷之畿內諸侯非大無道者不應槩從誅滅改建他君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甸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且非直此也古人建國原計戶口爲定成王作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畱處故土者殆無幾書敘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理志云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相與同風合敘記之言觀之可見封

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他

侯勢亦不能因併以畀康叔耳

漢書功臣表言初定封戶口什才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

侯五六百戶逮文景四五世閭流民既歸戶口亦息

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事正與此相類厥後生

齒漸蕃稍稍移居彼地邶鄘舊壤漸致殷庶雖其地比於他

國爲大然受自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爲衛有宐

也采風之時仍各存舊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以

此寓褒貶也孔子謂齊景公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

爲衛侯見孔叢子夫統三監則邶鄘衛兼有之矣孔氏書傳亦云

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意皆與地理記同也又季札聞

歌邶鄘衛而知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無邶鄘衛則其德化

何由徧及三國乎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邱

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

祝鮒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見左傳定

四年武父不可考 植十一年與鄭伯盟于武父是鄭地非此武父 圃田則豫州之澤藪

也後為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之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

封以此為境則以鮒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又康叔兼有三

國之明證乎

漢書地理記云邲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

監殷謂之三監康成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

封武庚為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敎

之孔疏申其故以為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之中漢

記三監有武庚無霍叔則管蔡所監亦不足據信故鄭不指

言之斯言良是然源謂漢記非誤但述之未詳耳宋章氏山

堂考索論武王之封武庚知其必叛故立三監使治其國而

納其貢稅一如舜之封象此雖臆說而事勢或有然殷既三

分三叔當分治之漢記既言管蔡監衛鄘則霍叔監邲不言

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

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為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邲此言

管蔡所監雖與漢記異而言霍之監邲足補漢記之未及也

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

監邲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內以

定其腹心當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

罪獨輕者良以謀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居意雖不

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以進退惟我也原設監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據舊都臣民所心附觀其甚閔周室俾骨肉相讎易於反掌為人必多智數霍叔才非其敵墮其術申遂反為所制耳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為四國破斧詩四國毛亦以為管蔡商奄皆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邲固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二說必有一是矣

宋胡仁仲宏謂封康叔是武王時事此無稽之談也向讀康誥已辯之而未盡今觀邲鄘衛譜因復論之案酒誥首云明大

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譜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

庚水經注亦云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則武庚未亡時據舊都

即妹邦如故即安得以封康叔使之明大命於其地哉酒誥又

以殷獻臣及諸臣百工囑付康叔左傳亦云分康叔以殷民

七族使武庚尚在則殷之臣工巨室尚以武庚為君何得以

分康叔而煩其勅哉況武王三分殷地以置三監何地更

容康叔若康叔復廁其間是四監矣書史何止言三監也且

衛地在武王世據漢記則蔡叔尹之據世紀則管叔監之不

應又封康叔此皆說之必不可通者源謂成王既黜殷遷頑

民於洛邑遷之未盡者則以授康叔使為之君而教之書敘

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此實錄也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周

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正與書敘合後儒不信孔子而信胡

氏豈不悖哉

又案宋王存九域記言大名府古觀扈國亦商之舊都武王立

武庚於此傅氏亦言封武庚不於朝歌一統記祖其說此妄也殷世屢遷契至湯八遷湯至盤庚五遷盤庚至後又五遷其地不可悉考謂大名

是殷舊都已無確據又言武庚封此則與班書鄭譜酈注皆不合尤不可信也至謂大名即古觀扈更為舛謬觀乃夏五

觀國杜預謂即頓邱衛縣晉頓邱郡今之開州與大名猶近扈乃夏之有扈商為崇侯國文王滅之作酈邑焉即今陝西西畚鄠縣兩國一在冀一在雍隔遠數千里存乃溷為一地何謬如之

邶變風

柏舟

邶風柏舟朱子據列女傳指為婦人之詩今觀列女傳所記與衛事全不合不知朱子何以取之彼以此詩乃衛宣公夫人

自誓所作夫人齊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喪畢弟立請與同庖不聽衛君使人訴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此詩其說如此夫衛自康叔迄君角計三十七君其稱宣公者

止莊公子晉耳宣夫人始則夷姜烝父妾也繼則宣姜奪子婦也二姜之外不聞別娶於齊宣公卒後但聞宣姜鶉鵲之醜不聞更有守義之姜也繼立者宣公子朔非弟也列女傳

之說或云出自魯詩胡一桂云此魯詩說王氏玉海亦以劉向楚元王之後元王與申公俱受詩於浮邱伯故向之說皆魯詩言列女傳既以柏舟為宣姜作及上疏成帝又引慍於羣小語而申之日小人成羣誠足慍也仍與毛詩同意則向之說不必皆本魯詩矣未知果否要其妄為此說者必因鄘

風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詩故譌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當共

伯以宣公弟當共伯弟武公也鑿空傳會莫甚於此朱子則信之而反移以詆敘何以服人乎又朱子雖引列女傳為證然不全用其說而疑為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以助已排敘耳獨怪後世耳食之徒因朱子揣度未定之語竟據為典故遂實指此詩為莊姜作有張學龍及朱善者執此以立論言之鑿鑿然緝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以示後學譌以仍譌妄以生妄經學之陋至此可勝歎哉

耿耿不寐毛云耿耿猶傲傲也凡重語皆貌狀之辭多離於本訓故與說文耳著頰之訓異也廣雅云耿耿警警不安也正疏明毛義朱傳從錢氏訓為小明蓋欲同耿耿於頰也誠為臆說

朱子以柏舟詩詞氣卑弱柔順斷其為婦人詩正因誤認美刺諸篇皆其人自道也此亦說詩之一蔽也至謂羣小為眾妾尤無典據呼妾為小古人安得有此稱謂乎

邶風兩言日居月諸柏舟毛無傳日月傳云日乎月乎蓋以居

諸為語詞也柏舟疏引檀弓何居左傳忽諸證二字為語助

則此居字宜讀為姬而釋文弗及非陸氏之疏即後世傳寫

之譌脫也示見編宋孫奕著謂諸可訓於引孟子左傳為證於可訓居引

釋為證詩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其軌度獨仁人不遇莊姜

不見荅所以自傷也案諸為於於為居亦見玉篇廣韻孫語

良然但合之下文則日月篇猶可通柏舟篇不相接矣且毛

義自優不必更易

朱子以柏舟爲婦人詩胡一桂又舉末句不能奮飛婦人無可  
去之義爲證不知孔疏言同姓之臣不忍去國義尤允當且  
與次章亦有兄弟意又相應也疏云此在人君之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君况胡  
謂婦人無去義則戴嬌宋桓夫人非耶

綠衣

綠衣首章以表裏喻微顯次章以上下喻尊卑兩義各分無淺  
深也朱傳云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失所益甚吾不得其解  
我思古人俾無說兮程子以爲反已之詞取義精矣然論作詩  
者之意則思古以責莊公較爲平正後篇逝不古處亦此意  
淒其以風嚴緝以爲淒當作淒妻旁二點從久寒也案淒字說  
文玉篇俱不載乃俗字也嚴誤矣淒雲雨起也詩字當以從

水爲正今本皆作淒

淒泮冽三字皆不見說文玉篇獨有冽字則冽字較古矣故下  
泉孔疏辨冽字當從久至淒字泮字唐韻雖載之然綠衣之  
淒其匏有苦葉之未泮經文皆從水不從久也蓋唐韻成於  
開元衛包與孫愐同時猶未及據其書以易經字矣案韻會  
淒字注云通作淒引詩淒其以風泮字注云通作泮引詩迨  
冰未泮其注淒字雖述嚴緝之言然仍以爲詩作淒則是宋  
時經文此兩字皆從水近世諸本亦然惟監本注疏泮作泮  
定是鏤板時粟監之彊解事者妄改之也可見較讎之任至  
重須擇識字人

燕燕

仲氏任只任字毛訓大釋文入林反鄭訓以恩相親信釋文而鳩反朱傳義從鄭而音從毛殊欠檢點

衛詩兩言塞淵邳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無箋意同毛矣邳秉心塞淵箋云塞充實也毛無傳以邳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一詩皆以塞為誠實豈謂瘞與充實同義乎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瘞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又案邳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解其故又案書濫恭允塞疏引詩毛傳訓塞為實是又據崔本為正兩疏俱出孔氏而彼此互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瘞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傳瘞字當是瘞之借

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言戴媽以思先君之故故臨行時猶勸勉

我也

此孔疏申鄭之說

意如此足矣楊氏

名時著詩辨疑一卷

謂詩勉莊姜當

思先君求深而反淺不如古注也又朱子初說以此為求教之詞言當念先君而有以勉己亦非是詩皆別後追述語瞻望弗及媽已行矣安得復求教乎今集傳用楊說而輯大全者引孔疏分注其下竟莫識其意之不同尤為可笑

日月

日日篇敘言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

東萊發明之以為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不見荅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此義當矣朱子辯說以為莊公在時所作蓋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



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左施於前人不知古注寧本訓曾言曾不顧念我竝無望之之意德音無良言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與上二章古處相好同一語例總是不見答之意耳何妨於身後言之其以我願為願望之詞德音為莊公之名譽即朱子臆創之說可據以駁敘乎

日月篇兩逝字唐有杜篇兩噬字毛傳皆訓逮爾雅作遂亦云逮也文異而義同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而訓及義亦同毛字訓相傳不謬矣集傳以為發語詞不知何本

日月詩四章每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矣究之見弑由於莊公之不定其位位之不定由於莊姜之不見答禍端所始故反覆言之鄭箋以為定元得其旨矣朱傳解為

莊公之心意未定夫莊公之心惟知嬖州吁母而已何嘗無定乎

德音無良倒語也正言之當云無良德音耳與古處相好皆指莊公之待已而言古人多倒裝文法崧高篇謝于誠歸亦此類集傳云德音美其詞無良醜其實殊欠明劃

終風

朱子辯終風敘以為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思未見其然也州吁弑君虐民好亂樂禍狂暴之惡誠宜有之今篇中取喻非一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暝曰陰曰霏其昏惑亂常狂易失心之態難與一朝居矣莊公雖非令德之君或未至此且朱子所謂有夫婦之情者蓋指篇中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及寤

言願言諸語耳然悼其無禮思其不來婦固可施之於夫母獨不可施之於子乎

此姑就時解論之其實詩意不如此辯見後條

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莫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寐望其思我母子之情卷卷不已所以為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弑君篡國阻兵安忍是衛之賊也衛人未嘗以之為君莊姜安得以之為子况其謔浪笑敖侮慢其嫡母正定姜所謂暴妾使余者彼不以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以子道畜之母子之情絕之久矣何自致其卷卷乎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願鄭云願思也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彼不云乎莊姜傷已也傷已者傷已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聲其弑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及已故受其侮笑不敢怒也悼之已耳至莫往莫來若可幸矣然國家之禍至此豈能解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章又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且念不得伸如行而躓心之痛切如割而傷毛訓懷為傷皆承上二章言也然則莊姜所憤者亂賊之橫行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反結歡於篡弑之人欲與彼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莊姜子桓公而惡州吁吁素驕不平於中久矣一旦行篡弑之事自以為國君遂敖晚其嫡母笑之謔之以快夙昔之憤小人情態諒有之也又案釋詁云謔浪笑敖戲謔也蓋古人本有此語故爾雅釋之邶詩人採用成語亦如後世文人摭典故以助詞藻也宋儒執此疑釋詁非周公作固矣

惠然肯來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說當

矣州吁安得有順心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拒之之詞

非望之之詞也左傳隱四年言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則莊姜之惡州吁久矣豈有躬為弑逆人神共憤而反

加親愛望其肯來者乎案肯說文云骨肉閑肯肯著也從肉

骨省一曰骨無肉也苦等切古文作冒玉篇云詩惠然肯來

可也今作肯

願言則嚏釋文嚏作寔案作寔是也毛傳云寔踏也毛不破字

若有口旁不應訓踏矣是毛公傳詩時本作寔也鄭箋云寔

讀為不敢嚏咳之嚏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是鄭氏

箋詩時猶作寔也自鄭有道我之解後儒喜其纖巧近俗多

從其說然陸本作寔是唐世經文尙未盡改其徑用寔文不

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寔為踏寔當為竹利反

與狼跋篇寔尾之寔同是礙而不行之義言徒思之不能行

之也誅除篡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

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

以俗人道我釋之穿鑿之見耳又崔靈恩梁人集注載毛傳寔

踏也踏作坎崔云坎今俗人云欠欠坎坎是也人體倦則欠

意倦則坎音邱據反玉篇云坎欠張口也余謂人多思之極輒

至困倦崔義亦優矣

擊鼓

擊鼓篇契闕本訓勤苦毛鄭言死生勤苦相與共之也下章闕

今訓乖闊洵

呼縣反毛云遠也釋文云韓詩作夙夙亦遠也

今訓疏遠此闊字與下

洵義同而與上契闊義異言乖闊而不能相活疏遠而不得

信同伸其意也上章言昔日相約如此下章言不遂所約為可

歎也今以契闊為隔遠已屬臆說矣又以闊兮承契闊洵

讀荀

訓信依鄭氏解今承借老彊加分配不成文義東萊釋此二章悉遵

毛傳最得之

洵字從毛義立音呼縣反或與下信字不協當音荀訓信不知

此二音古本相通說文編字諧旬聲旬字音眩諧勻省聲旬

或作洵亦諧旬聲皆是也洵與信古韻本協耳陸德明謂古

人韻緩不煩改字近世趙凡夫言說文之讀若與諧聲多有

甚遠於今者正可借以考古音斯皆至論

凱風

詩人美刺多代為其人之言故有似刺而實美似美而實刺者

不獨三百篇也後世騷賦及樂府猶然凱風美孝子止述其

自責之詞夫自責而不怨親母感其意而不嫁正孝之實也

美之者道其實而已矣若謂七子自作是暴揚其親之過何

得云孝况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弄文墨誇詞藻耶

凱風首二章皆興也集傳分首章為比次章為興太鑿矣劉瑾

以有應無應釋之豈詩本旨乎小雅谷風青蠅亦然

睨睨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睨睨好貌是興其色也故箋疏以睨

睨喻孝子顏貌之和以好音喻孝子詞氣之順而引論語色

難內則下氣怡聲證之說詩如此方可令人與觀羣怨集傳

以睨睨爲聲闕其一義矣嚴坦叔王雪山駁之良是

睨本作睨從日旁玉篇云明星也字三見詩而皆從日凱風睨  
睨黃鳥毛云好貌杖杜有睨其實毛云實貌大東睨彼牽牛  
毛云明星貌各隨文釋之故不同要皆貌也非聲也禮記華  
而睨釋文云明也意亦同詩傳玉篇獨取大東傳語此殆睨  
之本義乎字旁從日或因於此其睨字乃睨之重文說文云大  
目也从日旱聲或從完戶版反非此三詩之睨

### 雄雉

雄雉首二章之興毛鄭釋之皆以喻宣公媚說婦人之態後儒  
以其取義鄙淺故易其說然案雉不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  
三丈故築牆者以高一丈長二丈爲一雉曾子固指爲行役

之喻既非其倫又雉飛甚疾決起而橫刺數步卽竄入林草  
闕陸農師謂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是也朱子訓泄泄爲飛之  
緩而以舒緩自得反興行役之苦亦非善於體物者也余謂  
雄雉及匏有苦葉同是刺淫之詩而皆以雉爲喻一曰雄雉  
一曰求牡明著其雄雌分喻君與夫人語若相應作者之意  
未必不如毛鄭解也又詩人託興鳥獸惟此詩言雄雉南山  
言雄狐皆以刺淫外此無專目爲雄者尤足證雄雉是指斥  
宣公之詞

###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首章以匏與濟興禮之不可越又以濟之深淺喻禮  
各有宐次章以濟與雉興夫人之犯禮取興於物者凡三而

八語之中一言匏再言雉五言濟錯舉以便文耳要之語語  
爲刺淫託興非於假象之中又容主相形也朱子謂以匏與  
濟又以濟與雉然後以雉比淫亂之人古人文義平直恐不  
作此謬巧

濟盈不濡軌古注軌從車凡音犯朱傳從車九龜美反取協韻  
也案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云  
軌與軹於車同謂軹頭孔疏申之謂注以軌當大馭之軹以  
范當大馭之軹軹是馭末軌是軹前似軹亦可名軌矣其匏  
有苦葉詩疏則引中庸及匠人注以證軌爲車轍之名又引  
說文及考工記注以證軹亦名軹不名軌而謂少儀軌字乃  
軹字之誤然則軹之名軌是鄭意而孔不從也名物疏引羅

中行語謂軹前馭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軹亦名軌  
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不知軌爲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迹特車  
行之見於地者豈可濡乎羅蓋以詩字是軌非軌且是馭末  
之軌非車轍之軌也源謂孔義優而韻遠朱韻協而義乖羅  
則義韻俱通似矣但孔氏詩疏辯據精博則軹之亦可名軌  
恐鄭之臆說耳况軹之名軌孔自明知之而特駁其誤羅以  
爲不知尤非也軹前之解本於毛傳不必紛更

以飛雌而求走牡大怪事也宣公之與夷姜人倫大惡故詩用  
爲喻其託興非泛然矣古注本不謬歐陽氏乃謂雌雄牝牡  
飛走之通稱而引雄狐牝雞證之殊失詩意

谷風

德音無良德音莫違此二德音謂夫婦閒晤語之言也集傳於日月既以德音為莊公之聲譽矣於谷風則解為美譽曰不可以色衰而棄其德音之善是又以為婦人之聲譽矣夫女子之名不出於閭焉用聲譽乎案德音屢見詩或指名譽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各有攸當嚴緝辭之甚詳

葑菲二菜孔仲達合詩爾雅坊記注及方言草木疏之言而總

斷之云葑也須也取毛傳及孫炎爾雅注蕪菁也取陸疏及方言蔓菁也取坊記注

葑菘也取孫炎爾雅注郭璞取文芥也取陸疏及方言七者一

物也菲也芴也取毛傳及爾雅蔥采也取陸疏郭注爾雅以為別草土瓜也取郭

非蔘始取陸疏宿菜也取陸疏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菑而非菑也故鄭箋云菑類孔語亦明劃矣但合之今世終不能確指為何菜

豈非古今物產有不同與以本草考之葑猶可識而菲則難

稽矣葑本草名蕪菁又名九英菘又名諸葛菜入別錄上品

與蘆菔同條而非蘆菔隱居已辯之矣王伯厚補注急就章亦云蕪菁根葉及子

是菘類與蘆菔全別李氏綱目云蕪菁芥屬也根長而白味辛苦而短

莖粗葉大而厚闊夏開黃華四出如芥子亦似芥子而紫赤

色蘆菔根葉華子都別非一類也蕪菁六月種者根大而葉

蠢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種者根葉俱良擬賣者

純種九英九英根大而味短削淨為菹甚佳今燕京人以瓶

醃藏謂之閉甕菜案如李言則俗呼大根菜者乃是物矣自

北土來者根甚大南方植之根漸小蓋地氣不同如此菲不

載本艸不知今為何菜陸疏言其莖粗葉厚而景純釋蔥菜

云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則與葑殆同類而小別故風人竝舉之與

爾雅有五茶其二見詩誰謂茶苦采茶薪樗萑茶如飴爾雅之

茶苦菜也有女如茶子所捋茶爾雅之藁音標茶音呼也以薺

茶蓼爾雅之藜委葉也凡三草矣谷風朱傳釋茶為苦菜又

繼之曰蓼屬詳見良耜是合兩茶為一物竟不思苦菜與委

葉皆名為茶名同而物異爾雅有明文也夫苦菜之名見於

爾雅月令及周書時訓解詩之咏之替尤不一而足而內則

用為濡豚之包儀禮用為羊羹之芼則養親薦賓亦資其味

豈可充以穢草乎朱子之為此說者止曰良耜詩茶蓼並言

又閩人僂辣茶為可證耳夫茶為陸穢蓼為水穢此委葉之

茶也若苦菜即此茶則與蓼一物而分水陸其形色性味亦

必相似今考之傳記所言乃大不然苦菜生於寒秋經冬歷

春得夏乃成此易通卦驗元圖語桐君藥錄亦云冬不枯蓼則春生而秋殘借

一異也苦菜以四月秀見月令及時訓韓保昇亦云春華東實至秋復生華而不實蓼則

華於秋二異也苦菜葉似苜斷之有白汁見易通卦驗元圖顏氏家訓及唐本草

華黃似野菊見本草蓼華成穗而長色紅白亦有黃白者名

木蓼然不似菊也四異也苦菜味苦見本草蓼味辛五異也苦

菜一華結子一叢形如同蒿子蓼子大如胡麻赤黑而穢俗

尖皆見本六異也然則二草之相去遠矣何得溷為一物

况有爾雅正典不信而取證於百千載後蠻方土語不亦迂



乎

苦菜苣屬也合璧事類云苣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苣色紫者為紫苣味苦者為苦苣苦菜即苦苣也家栽者謂之苦苣野生者謂之苦苣宋洪邁續筆云苦苣俗名苦苣然則實一物也苣說文作蘧云菜也似蘇者疆魚切玉篇云苣苦苣菜也廣韻云苣莫蟹切吳人呼苦蘧皆是物也又案本草本經名茶別錄名游冬廣雅同嘉祐本草名苦苣李氏綱目名苦苣云野苣頻折之則味甘滑反勝於家植者

苣徂禮切泚千禮切二字同韻而異母苣從母泚清母也其甘如苣集傳苣音泚恐誤匍匐救之匍本蒲北切集傳音蒲卜切北入職韻卜入屋韻截然兩音而朱子一之亦誤今吳人土語呼北為卜豈俗人傳寫之誤耶

苣毛鄭皆無訓釋呂記引本草云苣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案此即爾雅之差才何切苣實也郭注云苣子味甘邢疏亦引本草及谷風詩證之東萊之解詩本此繁露云苣以冬

美晉夏侯湛苣卜伯玉皆有苣賦指此草也爾雅又云苣蕒音覘大苣又云苣音典苣蕒即月令靡草二種皆苣類而味不及

案苣草陶貞白名醫別錄列於上品入菜部陶云苣類甚多此是今人所食者葉作菹羹亦佳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苣是也本草綱目云苣有大小數種小苣莖匾味美其最細小者名沙苣也大苣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葉有毛者名析蕒大苣味不佳竝以冬至後生苗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華

結莢如小萍而有三角莢內細子如葶藶子其子名差四月收之師曠云歲欲甘甘草先生指此釋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草爾雅又有芘蓆音底芘注云薺芘何氏古義以釋此詩之薺誤矣薺芘根似人蔭俗借葉似桔梗俗呼為甜桔梗二草原一類而甘苦殊也神農本草經合桔梗薺芘為一物陶氏別錄始分之陶又云魏文帝言薺芘亂人蔭即此

詩紀土風而邶谷風言涇渭鄭謂絕去所經見蓋秦人女嫁為邶人婦也禮惟大夫不越境逆女而士昏禮有異邦贈送之文則士庶人得外娶矣疏申箋意甚明或謂涇濁渭清世共聞知不必咏其所見義亦通然不如箋疏之允當

谷風弟五章三言育鄭作兩解昔育訓幼稚育鞫既育訓長老字同而義反又共在一章後儒所以易其說也然古世字少一字而兩用容有之耳集傳訓育為生則既生既育義復矣生謂財業育為長老古注本分二義集傳止云既遂其生則經文既育不已贅乎

急就篇云老菁藁汝羊切荷冬日藏師古注云秋種蔓菁至冬則老而成就又收藁荷一名蔓菁莖葉似薑根香脆可為菹李時珍曰有一種白者入藥赤者堪啗並蓄藏之以禦冬也宋懔荆楚歲時記云醃藏藁荷以備冬儲又以治蠱案詩言旨蓄殆斯類矣蓄丑六許六一反亦作蓄蓄稽廣韻云冬菜也

式微 旄丘

二詩皆黎臣作也然式微勸其君歸旄邱責衛伯之不救旨各不同者意狄人破黎之後必是棄而不守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有存也歸而生聚之教誨之尙可復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也然此時狄雖去而國已破且日懼狄之再至也必得賢方伯資以車甲送之返國爲之戍守如齊桓之於邢衛方可轉危爲安此旄邱之詩所以望衛之深而責之至也始則勉其君繼則望其鄰然終莫之從亦可愍矣夫子錄其詩示後世以自彊之道恤鄰之誼也厥後百餘年晉人數亦狄潞氏罪言其奪黎氏地遂滅狄而立黎侯是黎未嘗亡也豈黎君流寓日久雖無衛援而仍自歸其國與則式微一詩有以激之矣

旄邱

旄邱末章惟毛傳之解萬不可易毛以鷓離之鳥少好長醜喻衛臣不知救患恤鄰苟安旦夕始雖愉樂終必衰微徒有衰然尊盛之服飾而德不能稱其說如此余因思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衛非獨天道好還也衛宣時君荒臣惰百度廢弛其勢必趨於亂亡黎臣見微知著故以鷓離喻之夫子錄其詩示戒深矣鄭謂衛臣初許迎復黎侯旣而背之似鷓離之始美終惡所見已私不如毛也至王氏解鷓離瑣尾爲黎人羈旅之狀尤無義趣况鷓離之爲鳥名經傳歷有明證安石以臆見易之可乎

衰如充耳毛傳訓衰爲盛服充耳爲盛飾言大夫服飾雖盛而

不能稱也鄭箋忽有耳聾多笑之說言諸臣顏色褻然如塞耳無聞知釋文因訓褻為笑貌毛說平正而無奇鄭說纖巧而可喜宜宋儒之從鄭也今案褻字從衣訓為盛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褻然為舉首見華仲舒傳服虔注云褻然盛服貌正祖此詩義其二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卽瑱施於冕服故為盛飾又詩言充耳不一而足淇澳著都人士皆有之竝無取聾義者淇澳篇以充耳為美此詩以充耳為刺盛飾均也而稱與不稱分焉美惡不嫌同詞君子偕老篇玉之瑱也卽此充耳舉盛飾以見其不稱與此詩義亦同

褻似救切從衣采聲袂也唐風羔裘豹褻是也借為盛飾貌又借為枝長皆余救切旄邱褻如充耳毛云盛飾生民實種實褻毛云長也均非褻字本訓故音亦異焉今衣袂之褻俗作褻袖而褻之為袂反屬創聞矣又案說文采卽穗之或體云禾成秀也人之所收從爪禾徐醉切然則旄邱之褻從衣取義生民之褻從采取義雖假借實有因也

### 簡兮

簡兮簡字毛訓夫鄭訓擇而擇義較優朱傳簡易不恭之說本於橫渠恐未當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言簡擇眾工充萬舞之數語本明順若云不恭不恭方將萬舞成何語乎況朱子以此詩為頌人自言也不恭之態出於他人評論猶可若自言其然則是明知之而故為之又誇之以為美此乃庸妄人耳何得為賢大全錄輔廣語云既自以為簡易又自以為碩

人便見其不恭是又分簡易不恭而二之破壞其師說矣又云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不以為辱亦不恭之意此尤屬兒童之見舞必在賓祭時自當為矚目所觀安得擇一暗室中而舞耶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入學必習舞凡舞人皆國子也舞何足為辱而畏人見耶孔疏云諸侯四佾此公羊傳之說舞者為四列此人居前列土頭者所以教國子弟也語甚明當集傳易其說而與日中句同訓之曰當明顯之處已屬含糊矣輔從而發明其旨尤令人齒冷也

簡兮首章如毛說則為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教國子弟之舞也公庭宗廟之舞也鄭以方將為方且缺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俱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不可易鄭襲公羊之誤專指為干舞東萊駁之允當

### 泉水

瑟彼泉水瑟乃泌之借也說文引詩作泌得之文選魏都賦泉瑟涌而自浪注呂延濟曰瑟泌也李善曰瑟與泌同二臣通瑟泌為一字正本於說文之引詩但說文泌字注云俠流也李注引之云水駛字亦作駛疾也疏更切流也與今本不同案說文俠訓俇俇訓使俱不切水流義俠字當是駛字之譌更夾字形相近馬旁草書又易溷人因而致誤耳李注所引當得其正近世趙凡夫以為俠當作厥或作陝殆未見李注厥辟也辟反也陝隘也豈若駛疾之明當乎又駛流夾見內典此釋經者采用說文語耳

首章諸姬集傳既以為姪娣矣次章諸姑伯姊又云即諸姬然則姑即姪娣即姊乎何前之自相戾也

涕瀾干言皆指自所嫁國至衛所經之地出宿飲餞同是懸擬之詞毛鄭之解本平王也王氏以涕瀾為衛地干言為所適國地特見下文女子有行言出嫁事還車言適言歸寧事欲令語意相接耳但出宿飲餞語本一例彊分為兩釋不已鑿乎况次章首一語先言歸寧下四語又言歸寧之意正因有行以來遠父母兄弟日久故思歸衛與姑姑相見文義未嘗不順也又曹氏引漢地理記東郡臨邑有涕廟謂東郡是衛地以證王氏之說華谷甚信之此亦非也涕水經流豫兗二州之境所歷國多矣何必臨邑涕廟方得名涕哉况禮既飲餞即行舍於郊是謂出宿大國之郊去國都不過十里宣公時尚都朝歌為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漢臨邑縣今屬山東濟南府相去甚遠非出宿之地

還歸于衛釋文云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蓋詩中還字皆應讀旋釋文不及盡加音反故獨著之於此集傳此詩竝無分說而以後還字亦無音反疏矣俗人不知遂槩讀如字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

王肅述之以為不遠禮義

稍迂鄭訓過言非有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為不大有害則遠過

二義俱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訓為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為不詞矣又詩中瑕字及遐字集傳槩訓為何以為古音相近可以通用考其所本蓋因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

鄭注以何釋遐故藝用之併及瑕字耳然同是康成之說也於箋詩則厭棄之如土苴於注記則遵奉之如玉律誠不知其何故

爾雅釋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詩我思肥泉毛云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是也劉熙釋名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也惟憊爲舍人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列子釋文亦云水所出異爲肥與劉郭異意如此則爾雅歸字成虛設殆不然而酈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實異出同歸疑舍人之言爲是云泉水有二源皆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訕左水東流南訕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南注於淇水爲肥泉是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似不謬矣然源謂川谷流變古今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尙非禹績之故道况其小者乎酈所據者元魏時之肥泉耳未必邶風之舊也舍人之說既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當有師授不可盡以爲非且天下之水異源者甚多濟水漢水皆二源沁水潁水皆三源何不盡得肥名也至自分而合則凡水皆然不足爲異肥泉若異出同歸亦適得水之常耳爾雅何獨別而識之乎

北門

室人交徧謫我鄭箋云在室之人更迭來責我是室人者泛指家中人父母兄弟皆是也朱傳以爲室人無以自安亦未偏有所指大全錄范氏之言引周南婦人能閔君子以相比况

則此詩室人專目其婦矣案列子周穆王篇記鄭人蕉鹿事以室人與夫對稱則謂婦爲室人古已有之但詩言交徧則鄭解爲勝

王事敦我毛云敦厚也則應如字鄭云猶投擲本作擲也則應都

回反釋文甚明朱傳從鄭解矣復云協都回反豈欲正讀如

字乎

### 北風

邨有北風猶魏之有碩鼠也避虐與避貪人情皆然不待賢者而後能也程子謂北風詩乃君子見幾而作夫北風雨雪害將及身當此而去亦不得爲見幾矣又敘以此詩爲刺虐而辯說非之言衛以淫亂亡國不聞威虐之事集傳又以爲狐

爲不祥之物則通義駁之當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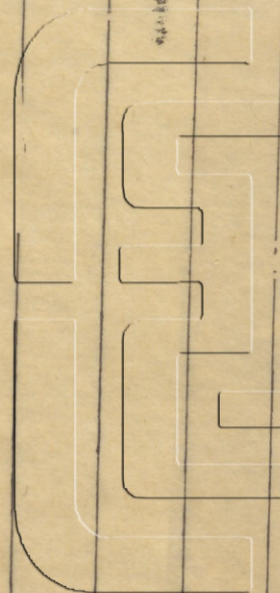
### 靜女

詩人說靜女之德皆與宣姜相反城隅高峻之節也彤管法度之器也歸黃有始有終之義也是謂貞靜而有德宣姜以伋妻而受公要是無節矣譖殺伋壽與盜同謀是陷君於不法矣始播醜於新臺終貽羞於申菑是無始無終矣故詩極稱女德而敘反言夫人無德敘所旨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敘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

靜女詩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宋儒疑之李氏謂鍼有管樂器亦有管古未有筆不稱管也解頤新語亦謂筆始



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此皆謬說夫筆之由來古矣爾雅云不律謂之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眾史舐筆和墨太公陰謀載武王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用刀不用毫毛乎筆不始於秦明矣又董仲舒荅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荅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俱生具尙書中候云龜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尙矣案董仲舒荅牛亨問漢短書名也論衡云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漢事未見於經謂之尺籍短書張華博物記崔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訓詁傳相合不足爲確證乎至謂恬造秦筆非今筆而古今注又言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於時此皆管俗俗篤論也集傳云彤管未詳何物殆惑於後儒之說又案董謂兔毫竹管非秦筆而韓愈毛穎傳託言其先吐而生且封爲管城子文人謾戲非經考據不足置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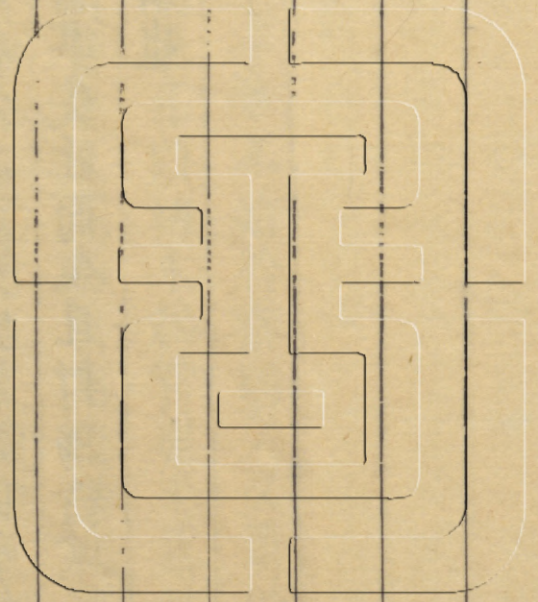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卷六十二終

皇清經解 卷六十二

陳處士毛詩稽古編

嘉應張嘉洪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庚申補刊



皇清經解卷六十三

學海堂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處士啟源著

鄘變風

柏舟

實維我特毛以特為匹朱子謂特為孤特之義而得為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然毛傳以新特為外婚鄭中之為特來無媵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值也見釋文兩家字異而義同意毛傳詩時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為小雅新特例矣

牆有薺

茨者以茅蓋屋也薺者草多貌薺者蒺藜也牆茨楚茨皆應作

薺今詩及爾雅皆作茨借也惟說文引詩作牆有薺玉藻注引詩作楚薺得字形之正離騷王逸注引詩作楚楚者薺亦借也漢書師古注謂采薺薺字禮經或作薺又作茨則此三字古今通用案蒺藜有二種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杜蒺藜布地蔓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華詩牆有薺指此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孔氏引追師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蓋副覆音同也詩釋文副芳富反說文富方副反二字皆入宥韻今人讀如赴乃俗音也玉篇引周禮作鬢云或作副匹育匹宥二切廣韻敷救切皆無赴讀黃公紹韻會收副富二字於七遇誤矣正韻亦仍其誤黃又謂說文富福務切今徐氏韻譜竝不然又案說文副判也芳迫切籀作副生民釋文引字林云匹亦反然則副本入聲生民垢副乃本訓也覆首義當以鬢爲正

鬢笄傳云笄衡笄也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爲一物也衡垂於當耳笄橫於頭上彼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紃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云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釋衡者釋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后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爲笄名也又曰毛以衡笄爲一物鄭注追師以

衡筭為二物疏溷毛鄭為一說不知毛公連引衡筭所以見  
筭之為玉非合二物為一也鄭注追師既以衡筭為二物而  
箋詩副筭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已不合也疏之誤在引釋  
衡文而不引釋筭文耳嚴誤認毛意而謂與鄭異說其誤更  
甚於孔矣又案大雅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無筭字安  
知此疏非傳寫者之誤乎

象服翟衣毛傳謂以象骨及羽為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以為  
象骨飾服經傳無文又衣裳隨身卷舒非可羽飾蓋右鄭也  
鄭謂象服即翟衣象鳥羽而畫之也然古籍散亾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  
知象飾之服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春秋時尚有之楚王  
秦復陶翠被杜注謂秦所遺羽衣及以翠羽飾袂見左傳昭十三年

不聞其礙於卷舒也又案說文釋禕為畫衣禕為翟羽飾衣  
陸農師謂周禮二翟曰翟而禕衣變翟曰衣當是禕衣畫雉  
禕翟闕翟皆用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

鬢髮如雲毛訓鬢為黑髮服虔左傳注訓美髮說文訓稠髮玉  
篇訓同說文皆專指髮言也朱傳竟訓為黑因此詩與髮連  
文不可重言髮耳然物之黑者甚多可皆目為鬢乎又案鬢  
本作參鬢乃重文

皙皙二字音形及義訓俱別皙从白折木聲音析人色白也詩  
揚且之皙毛訓白皙左傳澤門之皙與黔對聖門曾點楚公

子黑肱鄭公孫黑皆字子皙各與名反是也俱取白皙之義  
皙从日折手聲音折又音制明也字又作晰又與哲哲通用

詩明星晰晰毛云猶煌煌庭燎晰晰毛云明也易明辨哲孔  
疏釋爲智書明作哲孔傳訓照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  
明作哲史記作明作智漢書作明作愬云愬知也近世陳第  
古音略因廓風哲字與掃帝協句遂音哲爲制又引易明辨  
哲爲旁證誤矣此詩稱宣姜美色故言其眉上揚廣面色白  
哲與明智義何涉哉廓風之哲大有之哲截然兩字焉可同  
也然其誤實始於集傳集傳協韻率祖吳棫韻補吳音哲爲  
征例反而引易明辨哲證之並不引此詩也朱子不辨哲哲  
是兩字而濶用征例反爲哲音陳遂襲其誤耳吾友楊令若  
知此失直欲改哲爲哲以就韻此亦不然明智之稱可施於  
性行不可施於顏面也源謂古無入聲今北土猶然亦未有四聲

之別若轉哲作去聲則當讀息例反與掃帝自協何必改字  
乎

是繼絆也毛云當暑絆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爲展衣而以絺爲

裏者所以繼去絆延蒸熱之氣也繼絆音薛煩然則二字皆

借用以意推之繼當是潔除去也私列切之借絆當是煩之借耳王

安石見說文絆字博幔反與絆同音遂妄爲之說曰暑服而

加繼絆所以自斂飭也彼以繼乃羈繼絆乃絆繫必是纏絡

於暑服之外者不知說文絆訓無色竝不與絆同義繼又作

褻亦非羈繼義安得彊爲傳會乎又案絆字叔重讀若普詩

釋文附袁反其博幔反乃徐鉉音非古也朱子過信安石故

音絆而協煩夫煩是本音何勞協哉

桑中

朱子以桑中詩爲淫者自作與東萊爭論不啻千餘言識者多是呂通義已載其說矣至小敘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卽桑間也朱子因此語遂全引樂記文證此詩卽桑間殊不知樂記旣言鄭衛又言桑間濮上明係兩事若桑濮卽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煩竝言之邪樂記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係之鄭衛言亾國之音哀以思而係之桑間濮上則此二音之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迥不相同也朱子引樂記以爲證而全不辨其文義豈後儒耳目竟可塗哉案樂記注謂桑閒卽濮上地名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

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亾國之聲若桑間濮上疏亦解桑濮爲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

通典謂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卽孟庸之所自出以鄘國姓庸不知何所據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恐非也荀曹滕皆古姓而春秋時荀曹滕國則皆姬姓未嘗以姓爲國名也當時必自有庸姓偶與鄘國名同耳况孟庸若果鄘國女不應見鄘風衛風言庶姜鄭風言孟姜不及姬姓女陳風言淑姬言齊姜宋子不及媯姓女古人男女辨姓雖託之詩歌亦不苟也通典又云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卽鄘國斯言或然衛州今衛輝府縣在府西南五十里

鶉之奔奔

埤雅釋鷓之奔奔詩云我以為兄兒女兒也日兄者娣刺宣姜  
之詞我以為君君女君也日君者妾刺宣姜之詞此解最優  
敘云刺宣姜不云刺頑毛以兄為君之兒不如陸之合敘矣  
爾雅鷓鷃郭璞以為鷓屬案鷓亦名鷓亦名鷓即鷓也爾雅云  
鷓牟母者是此二鳥雖相似而非一類鷓是田鼠所化春化  
鷓秋復化為田鼠見夏小正及月令故夏有冬無鷓自卵生或從蛙  
化生見列子及本艸或從海魚化生見木艸引交州記故四時常有之郭以  
鷓為鷓屬非即鷓也又晉僮謠鷓之賁賁與詩語雖同然彼  
鷓乃南方七宿合成朱鳥之形與鄘詩之鷓異

定之方中

椅梓楸榎

亦作榎

說文解為一木蓋大類而小別也今案爾雅楸

小葉曰榎大而散

音楸老而皮粗

小而散榎

小而皮粗

此楸

榎之別也陸璣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為梓梓實桐皮

日椅此椅梓之別也故毛傳以椅為梓屬實二木矣然爾雅

椅梓郭璞以為即楸合之陸語則椅梓其又楸屬乎齊民要

術賈思勰著

以白色有角者為梓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

為柳楸又名荆黃楸是又以子之有無為楸梓之別

梓似桐而葉小華紫白木之王也陶隱居謂梓有三種蓋指椅

及楸併梓而三焉理赤者為楸文美者為椅而櫝即楸之小

者外又有鼠梓亦名虎梓艸木疏名為苦楸枝葉木理皆如

楸小雅北山有楸毛云鼠梓是也郭璞爾雅注云楸楸屬玉

篇云楸鼠梓似山楸而黑與毛同

漆元作黍象形如水滴而下其从水者乃漆沮之漆水名也今通用漆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云景山大山鄭云望楚邱而觀其旁邑及其邱山皆以景為大義朱傳訓景為測景與望字相對恐未然上章作宮室故測景以正其方位揆之以日是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高望遠觀其形勢未及作宮室也測景何為況此句言山與京是測之於山乎抑測之於京乎下句降字正與上升字應則此兩句皆升虛事也八尺之臬須即其地而樹之不應身在漕虛之上而遙測楚邱之山與京也文義尤難通矣

匪直也人言文公愛民務農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又

美其德而因及馬耳朱傳曰非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淡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眾則是君德之美止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專侈言多馬恐失輕重之權

古者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見楚語國馬君家之馬牧之

閑廢公馬田賦所出散在民間國馬邦國六閑為馬一千二

百九十六公馬大國千乘為馬四千衛詩駮牝三千此國馬

也左傳閔二年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公馬

也國馬三千已踰六閑之數故毛傳釋詩分駮牝為二明牝

馬亦在其中若專指牝馬則牡馬又在三千之外比於天子

之十有二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或反過之箋疏申傳意信而有徵

矣集傳曰馬七尺而牝者已有三千之眾豈誤以駮牝為公



馬乎然三百乘僅得馬千二百仍不合三千之數胡弗之思也又案文公國馬已過侯國之常而公馬尙未半大國之賦多寡相懸若此之甚者則有故矣左傳言革車三百乘非爲馬言也特借以識田疇之墾闢戶口之殷蕃耳古者兵車出於田賦司馬法百井爲成每成出車一乘三百乘則三萬井當得民二十四萬戶田二千七百萬畝包氏之說與此衛之異辨見魯頌殷富可知文公元年止三十乘在位二十五年遂十倍於其初足徵其賢矣況畜牧之事責在稼人耳游牝騰駒有法可以速致蕃庶至於招流散辟草萊行之當有次第非人君宵旰憂勤躬親勞來且積有歲年豈易奏績乎宜乎難易之不同也嚴緝謂二百乘計馬一千二百正合六閑之數是合國

馬公馬爲一也謬甚矣嚴又謂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爲三千亦不然書費誓云馬牛其風左傳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於中澤僖二十八年風謂牝牡相誘也魯晉皆當戰時而言風是軍中有牝馬矣不以駕革車將焉用之若輜車則駕牛矣又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驂北驪右驂北龍遂放桀武王伐商左驂北騏右驂北騏遂克紂此又革車駕牝之明證

蠓蝻

蠓蝻在東暮虹也朝隰于西朝虹也莫虹截雨朝虹行雨屢驗皆然雖兒童婦女皆知之也鄭箋云朝有升氣於西方終其朝則雨氣應自然蓋漢世晴雨之候與今無異矣朱傳獨曰

方雨虹見則終朝而止張敬夫亦曰蟬螻則雨止無東西之分驗之久矣夫自漢至今幾二千年天氣如故也宋之末造於今未五百年乃獨相反誠為難信

相鼠

鼠乃貪惡之物故詩以喻無禮儀之人言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緝得之今人多以儀為儀容不知古之言儀其義廣矣觀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語可見詩亦屢言儀云人而無儀又云其儀一兮樂且有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皆非僅指儀容也毛傳云無禮儀者謂為闇昧之行反而觀之則所謂儀可知矣

人而無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鄭云止容止也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無止則淫僻之行無所不為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間哉

竿旄

九旗竿首皆注旄建旌而鄴之竿旄敘言臣子好善則卿大夫

所建也故毛以為旄鄭以為旌與物皆目卿大夫言周禮司

建旄大夫建物孔謂平居則建旄出軍則建旗大司馬百官載旗注

出軍所建司常州里建旗則平居所建次章竿旗與首章竿旄末章竿旄乃一

人所建也三章皆云在浚是專論一人之事蓋衛臣食邑於

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

解竿旄兼言旄物旄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竿旗為州里所

建

建而云州長之屬侯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士以下兼之所指非一人豈以敘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與然於在浚之文則有礙矣夫專美一人亦可槩其餘毛說爲允惟素絲良馬則鄭義長

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以況御馬治民此善喻也但簡兮篇以美碩人之德其說猶長竿旄篇以當賢者善道之言則迂矣鄭指竿旄言較平正

素絲祝之鄭箋云祝當作屬此改祝爲屬非以屬訓祝也然劉熙釋名云祝屬也則祝亦可訓屬朱傳釋此字殆祖劉

載馳

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夫人之載馳乃其自作今誦其詞清婉而

深至誠女子之能言者也中三章專責許人不能救衛無以慰已之心首尾則及歸唁之意立言可謂有體矣蓋父母歿不得歸寧婦人之禮也救患恤災亦鄰國之誼也宋與許皆衛昏媾之國戴公之廬漕宋桓公與有力焉許曾不出一旅以助之而徒責夫人以婦道雖知其力不及然能無愴於心乎故首章言大夫告難見欲歸之故也二三章再言視爾不臧正責其不救衛也四章以采蠹療疾爲喻言當救之義也許不能救則衛必求救於他國故欲歸唁而問之末章控于大邦是也若語真情出之楚楚千載下如親見之矣

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許

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  
夫未嘗追如泉水詩之飲餞出宿皆想當然爾非真有是事  
也敘云夫人閔衛之亾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欲歸唁其兄又  
義不得詩意只如此朱傳取詩中所言皆指爲實事謂歸唁  
是已行而未至而涉邱行野則歸途自述其情吾不知夫人  
將出時告之於許君乎抑不告乎許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  
之乎如知之則應阻之於未出之先不應追之於既出之後  
如不知則以小君之尊適千里之遠焉有倉皇就道舉朝莫  
覺之理且此時許君安在乃坐視夫人之出默無一言直待  
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往追之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詞害  
意觀此詩而益信

蕓爾雅說文皆作苗今藥艸貝母也陸氏詩疏郭氏爾雅注言  
其物色各不同陸云葉如栝樓而細郭云白華葉似韭蘇頌  
圖經論之以爲此有數種今貝母葉隨苗出似蕎麥七月開  
華碧綠色與陸疏相類郭注云云今罕見之案唐本注言葉  
似大蒜正與郭注似韭同則此種唐世猶有之矣

衛

變風

淇澳

瞻彼淇澳釋文引艸木疏云澳水名孔疏亦謂陸機云淇澳二  
水名而以毛公隈隩爲誤今陸疏竝無此文意今本脫落乎  
案張華博物記以爲有澳水流入於淇而水經注疑之且辯  
此水卽詩泉源之水余因思泉源卽泉水詩所謂亦流於淇

者也兩水相入必有限曲之處奧乃隈曲之稱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為淇奧後人因詩之言遂名泉水為澳水張陸二家之說有自來也但陸據此而反以毛傳奧隈為誤則孔氏非之當矣

綠竹猗猗綠為王芻竹為蒿四善竹爾雅作蒿蓄韓詩及說文皆作蒿筑詩雅注切

疏皆同乃二艸也惟陸疏以為一艸言其莖葉似竹青綠色

高數尺孔疏駁其非引小雅采綠證之謂綠與竹定是別艸

得之矣自集傳解為綠色之竹後儒不敢有異議而前說俱

廢夫武帝斬淇園之竹寇恂伐竹淇川漢史誠有之然唐以

前諸儒豈皆未見漢書者哉又水經注亦引漢武寇恂故事

而辯之曰今通望淇川竝無此物惟王芻蒿竹注作編竹不異毛

興此善長得於目驗當不誤矣

案蒿蓄吳普本艸名扁辨又名扁曼節閒有粉多生道旁方土

呼為粉節艸道旁艸入本經下品李氏綱目云葉似落帚而

不尖弱莖引蔓促節三月開紅華結細子

綠即本艸之蓋艸入本經下品說文謂之蒹艸云可以染黃漢

書諸侯盪綬晉灼云盪艸似艾可染黃因以名綬皆謂此盪

本作緌與蒹同郎計反小雅采綠與采藍竝稱以其皆染艸

也陶氏別錄云蓋艸生青衣川峇九十月采可以染作金色

顏師古注急就篇亦云唐本注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煮以染黃

色極鮮好俗名葦蓐艸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公之傳詩亦

然是切磋琢磨四者各爲治器之名非有淺深也紫陽釋之  
以爲磋精於切磨密於琢斯殆彊經文以就已說

詩言瑟者三一見衛風兩見大雅集傳於旱麓二瑟皆易傳箋  
自以縝密茂密釋之獨淇澳瑟分猶遵毛傳矜莊之訓然戴  
記引詩復改訓爲嚴密於是三瑟字皆得密義矣字訓須有  
徵據瑟之爲密出於程正叔殆臆說也

傳云儻寬大也韓詩云儻美貌說文云儻武貌三解各異集傳  
曰嚴毅章句曰武毅皆从說文案荀子云陋者俄且儻也儻  
與陋反正是寬大義毛爲荀弟子字訓有本矣唐楊倞其亮切

注引方言晉魏閒謂猛爲儻證之非荀意也又案今本方言  
儻作攔二字殆相通左傳昭十年攔然授兵登陣注忿貌武猛

忿三義相近但詩美武公之德無取於武猛當從寬大義爲  
長

會弁如星鄭云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皦皦而處狀似星也不云  
皦皦似星而云皦皦而處則經言如星特象其布置之疏落  
非取象於星光也朱傳以爲如星之明則稍異武公雖大國  
之君安得飾弁者皆夜光之璧哉又釋文云皦本又作礫案  
礫訓白貌礫訓小石皆非明義

築筑如簣毛云簣積也韓詩綠葦如葦葦積也薛君云綠葦盛  
如積也葦葦字異訓積則同平子東京賦芳草如積在用斯  
語伊川解爲密比如簣而朱傳从之晦翁甚愛韓詩義此獨  
棄而不用豈惡其同毛與

考槃

考槃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誠害於理而小敘以為刺莊公則不誤也朱子非之云詩未有見棄於君之意不知君不棄賢賢者何為而隱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孔見子叢遯世無悶豈有道時所為哉果如此是乃邦有道而貧且賤者君子方以為恥焉得錄其詩

考槃在淵釋文云淵韓詩作干云堯堯之處文選注引韓詩曰地下而黃曰干一注雖不同然韓詩有內傳有故有說有章句容有兩釋也董氏謂在阿韓詩作在干是首次二章皆作在干也詩無此體

碩人之軸毛云軸進也釋文正義皆讀軸為迪以合進義然毛不破字殆未必然也毛之傳詩本於師授豈容臆度哉上章邁字本訓艸而毛以為寬大於義尤遠必欲為之說又當破邁為何字乎源謂軸以持輪車得之始可以進毛之訓進或以此蘇氏釋軸為盤桓不行與毛義正相反乃臆說也況進是進德之義以美碩人較優

碩人

蝻蟻非蝻蟻也蝻蟻一名蝻爾雅蝻蟻蝻是也一名蝻蝻一名桑蠹爾雅蝻蝻蝻及蝻桑蠹是也身長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雨後化為天牛蝻蟻一名蝻蝻爾雅蝻蝻蝻是也生糞土中以背行身短足長如足大指從夏入秋化腹育又化為蟬郭氏爾雅注已分為二物陶貞白與蘇恭以為一蟲

誤也陳藏器拾遺辨之當矣

盼从目分聲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眇从目丐彌充切聲莫甸切目

偏合也一日邪視也盼從目兮聲胡計切恨視貌三字音形

義俱各別今人多亂之碩人詩美目盼兮盼字从目从分說

文玉篇引詩及石經皆同今諸本俱誤作盼監本注疏亦誤

此不可不急正也案廣韻盼字收入霽諫兩韻一五計切訓

恨視一匹莧切訓美目則誤之來久矣正韻於霽韻既收盼

字訓恨視於諫韻又兼收盼盼二字而訓盼為顧為視是誤

以眇為盼也又以詩美目及孟子盼盼證盼字是誤合盼盼

于一盼也三字之溷亂於斯極矣

施眾濺濺說文作施罟濺濺爾雅魚罟謂之眾則眾罟本一義

也濺濺毛云施之水中韓詩云流貌釋文引說文云凝流也

與韓義相反近世楊用修云水平則流凝引唐詩江平不肯

流水深難急流二語證之可謂辨矣然今本說文云礙流不

云凝流也案詩濺濺本連施眾為句是言眾非言水也礙流

得之釋文又引馬融云大魚罔目大豁豁也則專指眾言朱

傳云眾入水聲本傳語而增入聲義

氓

里巷猥事足為勸戒者文人墨士往往歌述為詩以示後世如

陌上桑雉朝飛秋胡妻焦仲卿妻木蘭詩之類皆非其人自

作也特代為其人之言耳國風美刺諸篇大率此類集傳槩

指為其人自作決無是理也大全載輔廣之言謂谷風與氓



二詩其文詞敘次雖工文之士不能及然其行一賢一否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也噫俚語云癡人前不可說夢廣之謂矣

耽耳大垂也湛

本宅減反

沒也皆非樂義其訓樂者當作媵說文云

樂也又作醢說文云樂酒也又作媵爾雅云樂也漢五行記借用沈云荒沈於酒此四字皆不見詩詩獨借耽湛兩字爲樂義但樂同而美惡不同鹿鳴之湛君臣之樂也常棣之湛兄弟之樂也賓之初筵之湛祭而受福之樂也雖樂無傷也氓詩之耽在男女抑詩之湛在飲酒則皆爲刺然獨氓詩之耽鄭釋爲非禮之樂者蓋女而耽士尤失其正異於諸湛矣常棣韓詩云湛樂之甚也兄弟之樂何妨於甚乎又耽字從

耳允

音淫

聲古讀如沈今丁南反俗或作耽非是

氓詩言總角之宴則婦遇氓時尚幼也又言老使我怨則氓棄婦時婦已老矣必非三年便棄也其言三歲食貧及三歲爲婦止目初爲夫婦時耳意氓本寡人賴此婦車遷之賄及夙興夜寐之勤勞三歲之後漸致豐裕及老而棄之故怨之深也然風俗薄惡如此豈獨氓之罪與

信誓旦旦毛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鄭以懇惻欵誠述之案旦旦說文作𠄎𠄎𠄎即但之或體注云𠄎也此與鄭意正同廣韻云𠄎傷也亦卽𠄎意詩旦旦義當以此爲正玉篇云𠄎𠄎也爽也則因爾雅而爲之說然爾雅云晏晏旦旦悔爽𠄎也是推釋詩人言此之意非旦旦正訓也又朱傳訓

且且爲明益卽有如暎日之義本與毛鄭不同韻會反謂此是毛義失之矣

### 竹竿

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之詩也而有異焉泉水思歸而已竹竿之思歸由於不見荅也故二詩取興皆以淇泉二水而意不同婦人之適異國猶小水之入大水也必彼泉水亦流于淇嫁者之常也若在左在右兩不相入豈其常乎故以爲不見荅之喻也至釣者意在得魚猶嫁者意在得禮舟楫得水而後行猶男女得禮而相配首尾二興又爲不見荅之反喻此皆傳義非後儒之穿鑿也今槩指爲賦體徒以詞而已矣佩玉之儺毛云儺行有節度說文云儺行有節也因引此詩嚴緝取錢氏柔緩之訓而解爲要身嫻儺真屬謬說

### 芄蘭

宋沈括言芄蘭莢垂枝閒如解結錐故以爲興鞮亦當似葉但不復見耳近世本艸綱目祖其說言芄蘭實尖如錐葉後曲如張弓指彊據此則鞮是決非沓矣但詩人託興本喻人君當柔順溫良信任大臣豈專爲鞮鞮一物取象乎沈首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優沈說纖巧甚矣案芄蘭陸疏名蘿摩本艸名白環藤斫合子其實名雀瓢三月生苗蔓延葉長而銳根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六七月有華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可作褥輕煖又陶隱居言其葉生嚼煮食俱可與枸杞葉同功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以其補精疆

陰也

童子佩鞶毛以鞶爲決鄭以鞶爲沓說文訓鞶與毛意同朱傳兩存毛鄭之說陳氏禮書非毛許而是鄭馮氏名物疏非鄭而是毛許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亦名玦亦名抉沓用朱韋爲之亦名極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三者中中指各一也極取其中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鞶之爲決爲沓禮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真許云鞶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於右巨指从韋葉聲或从弓作鞶

敘以芄蘭爲刺惠公而朱子不信夫惠公譖殺二兄違距王命其狼抗不遜可知敘云驕而無禮正相合也且卽位時方十五六歲宐有童子之稱又何疑乎然則爲此詩者殆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之徒與

河廣

嚴華谷謂河廣詩作於衛未遷之時是不然衛未遷時宋桓公尙在敘不應稱襄公母矣況襄公未立尙可至衛安知母子終不相見詩猶可無作也嚴特以渡河爲疑耳然孔疏謂假有渡者之詞非言渡河嚮宋義儘可通也至朱傳先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矣後又云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豈未知襄公時衛已在河南邪

伯兮

箋謂伯兮詩正指桓五年衛陳蔡三國從王伐鄭事朱子以爲

無明文可考不知詩中爲王前驅自伯之東二語卽其確證  
孔疏謂三國會兵京師始從王前驅而東行伐鄭鄭在京師  
之東非在衛東也其言甚明

說文及以投殊人也禮及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  
賁以先驅徐鉉謂積竹者削去自取其青合之取其有力是  
及用竹也案及之圍大處至二尺四寸小處亦不減五寸不  
能純用竹青意必以木爲心而傳積竹於外故考工記廬人  
爲及廬人實攻木之工矣崔豹古今注云檠戟乃及之遺象  
用木以赤油韜之此據後世之制而言雖非古及要必相仿  
髣也又案及本作投通作及或云投及古今字

毛傳云諛艸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以爲諛非艸名引爾雅釋

訓及孫氏注以證之然據傳文義明是以諛爲艸名釋訓莫

諛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又明是伯兮字作芟考槃

字作諛矣若非艸名則釋諛足矣何必兼釋芟乎又說文引

詩作蕙艸云令人忘憂艸也或作蕙或作萱韓詩亦作萱艸

薛君云萱艸忘憂也則以諛爲艸名先儒之說皆然孔安得

獨爲異乎至朱傳以合歡當之乃襲鄭樵之誤本艸合歡在木部非艸也

稽叔夜養生論合歡蠲忿萱艸忘憂通義駁之甚當

有狐

有狐綏綏毛傳以綏綏爲匹行貌朱傳以爲獨行求匹貌字訓

相反取與則同案朱傳此說特見齊南山鄭箋求匹之訓因

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勝鄭矣又案綏綏元

皇清經解 卷六十三  
作又又說文云行遲曳又也玉篇云行遲貌詩雄狐又又  
今作綏

有狐首章朱傳曰在梁則可以裳矣次章曰在厲則可以帶矣  
卒章曰濟乎水則可以服矣初不解其意既而思之始知因  
次章厲帶二字生情也爾雅云由帶以上為厲故朱傳訓厲  
不遵毛傳直訓為深水可涉處既以在厲為方涉則在側當  
是既涉故直曰濟乎水而上章在梁為未涉時不言可知矣  
且厲為由帶以上是方涉時可以束帶故未涉而可以裳既  
涉而可以服亦遂隨文彊配之殊不知爾雅由帶以上特以  
記水之淺深耳非謂因涉而束帶也況經云在側何由見其  
既濟乎而爾雅又云以衣涉水曰厲則在厲獨不可衣乎

有狐次章毛云厲深可厲之旁毛蓋舉水以見岸也厲本涉水  
之名非岸名也然厲必深水其旁之岸亦名曰厲王氏曰岸  
近危曰厲此善得毛意深水之旁岸近乎危矣

木瓜

木瓜之圓而小味酸澁者為木桃其大而黃蒂閒無重蒂

埤雅謂之

鼻云是脫華處俗呼為者為木李木桃又名榼子雷公炮炙

味其著華處乃臍也論謂之和園子木李又名榼莫零切榼陶隱居云山隱多木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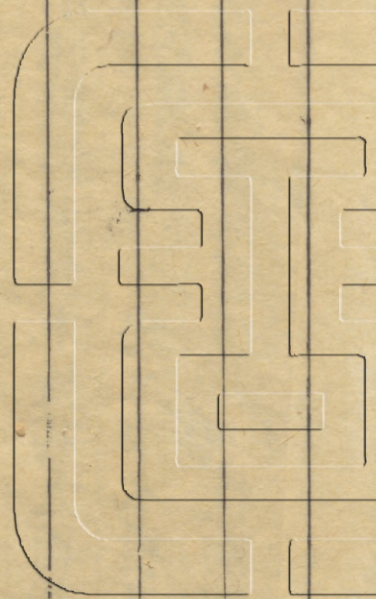
人以為良果又有榼榼大而黃又有榼子小而澁禮記云榼

梨鑽之古亦以此為果今則不然鄭元不識以為梨之不臧

者是已木桃下於木瓜木李又下於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榼

鳥沒切梓蒲沒切生於北土蓋榼榼之類與林檎相似而異物三

者皆與木瓜同類但木瓜得木之正氣故貴之又有山櫛者  
味似櫛子故亦名櫛唐本草謂之赤瓜子宋圖經外類謂之  
棠毬子卽爾雅之枳  
音計梅也雖有櫛名而類自別



皇清經解卷六十三終

漢軍樊封舊校  
番禺高學瀛新校

